辛丑冬日朱梧庭先生贈筠居士記

東都事略

卷七十五之八十六

殘本存儲鈔

中央研究院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五

列傳五十八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也爲人質直剛勁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祕書丞集賢校理范仲淹以言事忤意宰相貶饒州諫官御史不敢言靖上疏論仲淹不當貶且言　陛下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坐落職監筠州酒稅徙秦州知英州以母憂去官免喪復爲校理除右正言方是時　仁宗厲精政事增諫官員將以有所爲靖數言事合意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

宋書館藏

冊而契冊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
告師期請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絶夏人
為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靖獨以謂
中国歇兵久矣此契冊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
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挫我爾是不可聽也
朝廷雖是其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靖諫議大
夫以報卒屈其議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
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除知制誥
史館脩撰而契冊卒自攻元昊使來告捷又以
靖往報靖通外国語至為蕃語詩為御史要奏
出知吉州靖嘗劾茹孝標不孝坐廢靖既失勢
孝標因之告靖少時嘗犯法靖聞之不得自佐
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六年起知虔州以父憂
去官儂智高陷雍州乘勝連破嶺南州縣圍廣
州乃即喪次起靖以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改
智高圖廣州不克則還據邕自智高初起交趾
請出兵助討賊靖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
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靖曰邕州
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
宜趣交趾會兵及智高入邕州遂无外援既而
朝廷遣狄青會靖兵敗賊於歸仁智高去入
海邕州平除工部侍郎仍帥桂管拜集賢院學

士久之徙知潭州又知青州除吏部侍郎交趾
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移檄交
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
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郎械五人送欽
州斬于界上迁尚書左右丞知廣州拜工部尚
書代還卒于金陵年六十五贈刑部尚書謚曰
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也舉進士歷漳州
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迁
祕書丞知諫院兼脩起居注 仁宗以天下久
安而西師无功慨然厭兵思正百度排群議進
用二三大臣又 詔增置諫官四員襄在選中
於是宰相呂夷簡寵遇最隆襄言其過請罷其
軍國大事元昊使人乞和所請過多襄上言曰
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為請又欲稱男而號吾祖
此足見羌戎悖慢之意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
書於 朝廷自稱曰吾祖 朝廷賜之詔書亦
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
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右五塘以溉田
民以為利為襄立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
時丁口稅之半以父憂去官服除復脩起居注
御史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貶太重介

得改英州迁起居舍人知制誥御史吕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襄封還詞頭
不草制其後屢有餘授非當者輒封還之 仁
宗嘉其有守聞其母老特賜官帔以寵之迁龍
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
徙福州復移前州泉 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
其風俗時閩士多好李而專詞賦以應科李襄
得鄉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李者嘗至數百
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請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
陳烈尊以師礼而陳襄鄭穆方以李行著稱鄉
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
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
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有力者乘
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
不能償襄下令禁止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
類皆痛斷絕之召拜翰林學士三司使 仁宗
山陵襄總其事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為
議者非所初 仁宗既立 皇子而外人稍言
襄嘗有異議 英宗在慶寧聞之及 親政數聞
大臣襄如何人因襄數請告 英宗曰三司掌
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久在病告何不更用
人後夏人犯邊 英宗又曰邊事將興軍須未

備三司當擇人襄聞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
端明殿學士迁禮部侍郎知杭州於是韓琦進
曰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多疑
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歐陽曰 陛下
曾見襄章疏否 英宗曰不見也脩曰往時夏
竦欲陷富弼乃令婢子學石介書歲餘學成仍
偽作介與弼富書謀廢立事為言者發所賴
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臣亦嘗為小人嫉忌偽作
臣一劄子乞泄決內官欲以激怒群閹亦賴
仁宗保全由是而言 陛下曾見襄章疏猶須
更辨真偽況傳聞疑信之言哉 英宗曰傳聞
何可信也未幾襄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贈
吏部侍郎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
肉為位而哭嘗會飲會靈東園客有射矢誤中
傷人者客指為襄矢亦師喧然白事既聞 仁宗
以問襄襄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
語人工於書人得其翼字以為珎藏 仁宗尤稱
愛之 御製元舅隴西王碑命襄書之其後又
以襄書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肯書曰
此待詔職也性耆茶第其品目以為譜云
何郯字聖從成都人也舉進士由太常博士為
監察御史遷殿中擢侍御史知雜上疏言宰相

陳執中寡學術參知政事丁度輕脫樞密使夏
竦回佞皆不協人望不當在此位親從官謀爲
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
夏竦冀免失職之過鄭劾其罪章累上而懷敏
未去鄭言不已仁宗正色曰古之諫臣嘗有
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鄭曰古者諫不行言不聽
故臣有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何用此牽必
若碎首龍墀則美歸於臣子而過在君上臣不
忍爲也 仁宗悅懷敏遂斥去方是時諫官有
進姦言者以賊之根本起於皇后閤意欲傾
中宮以進貴妃且言貴妃有扈蹕之功鄭曰此
必姦邪之人欲陷 皇后願 陛下詳察 仁
宗悟鄭由是名重 朝廷又言郭承祐不當爲
宣徽使張堯佐不當爲三司使居職三年以親
老乞郡除直龍圖閣知漢州就遷集賢殿脩撰
知梓州進天章閣待制入判銀臺司殿中丞
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章服鄭言昌期異端之學
不宜崇長 詔追所賜文彥博少從昌期學恩
鄭言出爲龍圖閣直學士河東都轉運使劾奏
故相梁適帥太原職事多施適從河陽又劾內
侍蘇安靜爲都鈐轄怙寵不法而安靜亦降爲
河中府鈐轄 英宗即位移知永興軍徙河南

府鄭上九事一曰開聽納二曰遵典故三曰敦
教化四曰辨邪正五曰明功罪六曰寬刑典七
曰擇監司八曰進賢才九曰重名器召還判三
班院知梓州始鄭為御史鯁切無所避為仁
宗所知晚節稍回畏在梓州因地震言陰盛臣
彊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合 上意由
是名聲損於御史時也後提舉玉局觀於以尚書
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
士知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摯曰
貸民所以為惠也反挠民可乎奏請緩期輸之
慶曆中為御史權知諫院元昊納款石元孫來
歸議者欲援赦釋之摯不可曰元孫不能死行
陳今不誅何以厲將臣哉李用和除宣徽南院
使不數日又除同平章事摯言 國初杜審瓊
國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功臣也脫年方得
使相 陛下豈可以名器而私外戚哉又言張
堯佐緣宮掖以進恐上累 聖德 仁宗曰梅
摯言事殊有體為三司戶部副使以事出知海
州徙蘇州入為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
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二歲
調民以備河民甚困摯以州兵代之而民獲休

息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　仁宗賜詩以寵其
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
六十五摯資性純厚不為矯厲之行平居未嘗
問事云
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也以以蔭為太廟齋
郎稍迁太子中舍知如皐縣元為吏其術長於
治財自元昊叛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
司言元有財以主榷貨言元先時賈人入粟塞
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
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
南院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此
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於是范仲淹薦其能擢
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旣又為使元曰以六
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
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
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
京師足食旣而歎曰此可為於之時然歲漕不
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令發斂
轉徙至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
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先是江
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益不
充至元為之歲必六百萬以為常餘百萬以備

非常　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財貨調用弊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天章閣待制元在職十有三年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赴州又徙泰州卒年六十九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也舉進士知長洲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擄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云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後爲閬封府司録青州男子趙宇上書言元昊天必反宰相以宇爲狂徒建州而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弗受即亡至京師自訟宰相怒下宇閬封獄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所司其言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不已宇由此得釋會考殺外戚沈元吉沈氏訴之希亮坐免官盜起京師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无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户得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轉

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督捕盜賊無誣向氏父子
為盜梟其守省于市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德贇
竟抵罪歷知宿滑曹壽四州提點江東河北刑
獄入為開封府判官久之為京師東轉運使知
鳳翔府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師私有之而法不
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
家財償之且自劾求去坐是分司西京遂致卒仕
年六十四希亮為人清勁寡欲平生不假人以
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
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滑吏易心改行不
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其為吏嚴而不殘
少時從鄉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希
亮以女娉其子而贍恤其母終身其篤於恩義
如此

吳中復字仲庚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為招信尉
金壇令知犍為縣通判潭州孫抃未識中復郎
舉為監察御史裏行或問其故抃曰昔人耻呈
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迁殿中侍御史裏
行彈治宰相梁適罷中復亦出通判處州未至
知池州復召還宰相劉沆逐言官趙抃范師道
中復論沆治温成喪天下謂之劉穹俗謂鬻棺
者為穹則沆素行可知於是沆罷相為殿中侍御

史改右司諫論賈昌朝不宜拜樞密使迁同知
諫院侍御史知雜事除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
閣待制知潭州徙瀛州改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
閣直學士知江寧府移知成德軍時方行青苗
法使者至將徧行諸邑中復謂歛散固自有期
止之移知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為縣中復以
為永康控制威茂不可廢其後夷人寇茂州乃
復以永康為軍云迁給事中知永興軍閔右大
旱人多流亡中復奏請賑卹而執政遣使案驗
誣以不實坐奪一官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
用公使違法被劾罷府事卒年六十八中復為
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六

列傳五十九

劉敞字邈父袁州臨江人也舉進士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召試迁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之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官疏三上仁宗爲更竦謚曰文章張貴妃追號温成皇后有請立忌日者敞言太祖以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変古越禮乎同脩起居注尋遷右正言知制誥奉使

契丹敞傳聞彊記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自古
北至栁河回曲千餘里敞問曰自松亭趨栁河
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虜人
不虞敞知皆相顧驚愧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
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
馬而食虎豹虜不知名以問敞敞曰此所謂駮
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如所見虜人益歎其博
物使還求知楊州初狄青在兵府諸軍訛言藉
二每出小民輒聚觀　仁宗不豫青益爲都人
所指敞將行言於　仁宗曰陛下愛青不如出
之以全終始今外說紛紜雖不足信要當无後
憂寧負青无使負國　仁宗頷之曰可語中書
敞見三丞相謂曰向者天下有大憂今有大疑
上体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者尚存具以青
事告之丞相唯二敞既至州遺公鄉書曰汲黯
之忠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　朝廷皆知
爲青發也京師大水彗星見青出判陳州青去
之夕彗没自楊徙鄆州糾察在京刑獄嘉祐四
年　祫享群臣上尊號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
尊號盡善矣　陛下自寶元之郊迄此群臣皆得
以爲請殆今二十年无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
柰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哉　仁宗然之遂

不允群臣請而禮官前議請祔郭皇后於廟
詔兩制與禮官議敞曰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
正寢不赴於同姓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人不
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而郭氏以后廢
案　景祐之詔許復其號不許其謚與祔謂宜
如　詔書禮官蘇頌張洞以爲景祐追復　詔
書言后逮事　先后親奉　寢園則后初不廢
又言其謚冊祔廟並停則后應謚祔可知今既
有　旨復議則宜以后祔皇后廟謚兼懷襄哀
悼一字爲可敞曰禮於祫夫毀廟之主皆合食
而无帝后之限且　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
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敞言未幾御史言敞前
議郭后嘗云　上之廢后是欲導人主廢后也
敞因請補外除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召還
翰林治平中判太常寺敞在永興得眩瞀疾求
便郡　英宗曰如劉敞者豈易得哉遂知汝
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卒年五
十敞爲人明白俊偉傳學自信自六經諸子百
氏下至傳說小說无所不通爲文敏贍在西掖
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爲之立
馬却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各得其躰在長安
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

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所著春秋傳
權衡說例意林總四十卷文集六十卷弟子記
五卷七經小傳五卷弟攸子奉世
攸字戇父少疎俊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群
書遂偕中進士調江陰簿為國子監直講趙槩
薦攸可備文館召試優等當除直史館攸與言
者有憾而執政乃擬校勘熙寧初知太常禮院
神宗手詔推求 太祖諸孫屬行尊者為王以
奉 太祖後攸曰禮諸侯不得祖天子 太祖
傳天下於 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
別為 太祖置後臣以謂 太祖子唯德昭德
芳二人宜崇其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
在位則 陛下褒揚 藝祖休顯著明矣會勸
講述英者建者（詔講官願得坐講）下太常議攸曰
侍臣見天子應對顧問日講論不可安坐自居
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不可許或曰人臣何常
不坐上前今使講官坐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何
害攸曰不然人主命之坐與人主不命而請之
逆順分矣時議者不一卒如攸言考試開封府
進士程文有用小畜字者王介謂犯 神宗嫌
名攸曰此六畜之畜非嫌名也因紛爭御史劾
之遂出通判秦州代還為集賢校理判登聞鼓

院三司户部判官知漕州嘗轉對言強盜減罪流配多逃還鄉里復讎殺人捕得亦死宜約古制凡強盜得貸減者皆以刖代流配盜不得去鄉里全性命　神宗善之而議者以斷趾駭衆事不行曹素多盜　朝廷立重法而盜不息嘗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尚寛平務在不挠視官屬如子姪歲中盜賊衰息召為國史院編脩官開封府判官元豐初出為京東轉運使坐不按斥部吏罷之兖州徙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以苛刻致財賦豐衍擢天章閣待制嘗又坐廢施奪兩官黜監衡州塩倉起知襄州元祐初召為祕書少監以疾求補外除直龍圖閣知蔡州召拜中書舍人卒年六十七放為人博學守道以故流離困躓然不脩威儀喜諧謔雜以嘲誚每自比劉向也所著文集暨五代春秋内傳國語經史新議東漢刊誤詩話録芍藥譜漢官儀凡百卷

奉世字仲馮元豐間為直史館元祐初為吏部員外郎擢起居郎　詔冊乾順為夏國主以奉世使西夏迁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除吏部侍郎權户部尚書七年遂以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罷為端明殿李士知成德軍徙定州成

都府坐元祐黨責光祿少　卿郴州居住御史
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顧命大臣附呂
大防蘇轍逐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郴州
州安置後移居道州徙光州復端明殿學士知
定州又知鄭州以言者落職知徐州提舉崇福
宮以舊職致仕政和三年卒　臣稱曰劉敞學
問無所不知論諫有餘為時儒宗歐陽脩嘗譬
之為百鍊之英而萬物之鑑也脩敞相予以道
義其言信哉敞言行高遠名亞敞云

呂溱字濟叔楊州人也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
丞通判亳州迁直集賢院知蘇州同脩起居注
坐與進奏院燕飲出知蘇州歷楚舒二州復脩
起居注改右正言儂智高反　詔進奏院不得
輒報溱言邊防有警急一方有賊盜宜令諸路
聞之若得為備欲人不知此何計也擢知制誥
知杭州久之拜翰林學士上疏論宰相陳執中
姦邪不練達　朝廷故事平居罕接士人惟陰
陽卜祝之流入卧內干與政事又歷數其過悪
仁宗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
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遂以侍讀學士知徐州
移知成德軍坐以田易公用挾私物及違法過
受公使餽贐為轉運使劾奏落職分司西京久

之起知池州徙襄州又徙江寧迁給事中集賢
院學士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為政精敏
京師翕然稱之未幾以疾求解迁樞密直學士
提學醴泉觀卒年五十五於是 神宗曰湊立
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絶迹權貴故中廢者十數
年無人肯為達之者朕近擢領要務頗著風績
今忽淪亡甚可嗟悼湊為人簡倨與賓客語不
過數言性豪侈以故獲罪然開敏善議論人多
推許之
賈黯字直孺南陽人也本進士第一為將作監
丞通判襄州還朝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上疏
書稱薦范仲淹富弼韓琦之賢
仁宗深重之遷同脩起居注擢知制誥出知陳
州移許州又知襄州父疾請解官就養未報乃
棄官而歸責郢州未赴而父卒服除亦不復責
也嘉祐中入翰林為學士知開封府於是御史
中丞王疇諫官司馬光御史呂誨傳堯俞等言
黯以文藝進士閑吏事遂罷復為翰林學士久
之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用呂誨為御史知
雜誨以嘗言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諫官御史本
為人主耳目況一時公言非嫌怨且誨初得御
史乃臣與孫抃薦舉臣知其為人方正謹厚今

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得　共事必能協濟
詔以諭讜二　遂就職時人莫不賢黯也　皇
子封東陽郡王官兼檢校太傅黯上言太傅天
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体不順請自今皇子及
宗室卑屬除師傅者隨其遷序改授　詔兩制
議如黯所奏朝論是之宰執建言請追尊濮
王黯與兩制合議請以　濮王為皇伯宰執不
從會大雨黯上疏言水不潤下以二三大臣阿
諛容悅違背經義故致此災變變時論稱其切
直以疾乞郡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卒年四
十四黯有孝識好修潔无所阿附初登第還南
陽范仲淹知鄧州黯謝仲淹曰黯脫輩偶得科
第願受教仲淹曰君不憂不顯唯不欺二字可
終身行之黯拜其言其後黯每以語人曰吾得
於范公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也
沈遘字文通杭州錢塘人也以祖蔭補郊社齋
郎奉進士第一大臣疑已在仕者不得為第一
乃以為第二其後遂以為故事除大理評事通
判江寧府召試直集賢院擢脩起居注改右正
言知制誥出知越杭二州　英宗即位遷龍圖
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明敏通達世務其治
杭也以嚴見憚及治開封府亦然每晨起視事

日中則廷无留人出與親舊往還從容談笑亦
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以為且大用矣拜翰
林李士遭母喪未除而卒年四十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也為人俊邁不群李
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直集賢
院脩起居注遂以右司諫知制誥仁宗崩獬
上疏曰 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興制度雖未
為過侈然乾興帑庫充積財力有餘可以溢
祖宗舊制今國用空乏財賦不支豈可以乾興
為法也夫儉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
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也
竊惟 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无珠玉
奇麗之好无犬馬游觀之樂服御至於澣濯器
用極於樸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
乃最乾興最盛之時為隻獨不傷 先帝平日
積儉之德乎又上疏言天子初即位四方郡國
馳表稱賀例得官其子弟此必出於五代方鎮
強悍朝廷苟欲結以恩義弭其不臣之患故因
仍至今未知有改今天下承平庶官猥多充滿
銓選況前日既用 龍飛詔書俾群臣類進一
官足以推布 主上惟新之澤固不須復官其
子弟以開僥幸也 京師大雨水 詔求直言

獬上疏曰臣竊觀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求
忠言然臣愚未知　陛下將欲實用之邪抑欲
因災異舉應故事以文之邪苟欲文之則固无
可議必欲實用之則於此時四方交章累疏繫
叢委至而　陛下以一日萬機之餘未能周覽
亦不過時如平時章疏關機密者則留中不出繫
政躰者則下中書屬兵機者則下機密院兩府
覆奏又以下群有司及群邑卒无所施行而後
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无求諫之實所謂應
故事者等耳以臣所見謂宜選官置屬令專掌
群臣所上章疏曰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便
殿賜坐與之從容條講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
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使群言
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又上疏曰曰者　詔
諸郡勅遣遺逸之士後復廢罷臣欲乞復置此
科而稍為增損蓋孔子為政必先正名漢之聘
士不應召者則令勅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
為勅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發解
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
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選者許主文共奉五人
並至　御試時務策中等別為一牓如以為歲
增中等者差多即乞復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

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於草
萊也出知荆南府　神宗即位除翰林学士知
開封府王安石參知政事不悅懈宰相屈弼在
告遂除懈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徙青州以疾
提舉鴻慶宮卒年五十一懈為文有豪氣其流
輩皆不及云

祖无擇字擇之蔡州人也少從穆脩為古文又
從孫復受春秋舉進士甲科稍遷太常博士至
和二年　詔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為文宣
公无擇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褒尊
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
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
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
謚而加後嗣也乃下兩制更定美號而令世襲
遂改封宗愿為衍聖公加直集賢院為三司戶
部判官出知陜州召為同脩起居注知制誥
仁宗已復土奉虞主于集英殿无擇與知諫院
司馬光奏請親虞下禮院詳議以為宜如无擇
等奏後　英宗不豫令宗正卿攝事王畤除樞
密副使錢公輔論其望輕繳還詞頭貶滁州團
練副使无擇不即草公輔制而乞薄貴之不報
迁龍圖閣直學士初執政欲用无擇為翰林學

士英宗弗許以為侍讀又弗許出知鄭州迁右
諫議大夫知杭州初无擇與王安石同為知制
誥詞臣許受潤筆物安石因辞一人之饋不獲義
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旣以毋憂去无
擇取為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恶之以无擇為不
廉熈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无擇罪遣御
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攝无擇對吏鍛鍊
无所得坐借公使酒三百小瓶以送遺客遂責
忠正軍節度副使士大夫冤之有知明州光禄
卿苗振監司亦由觀望發其罪　朝廷遣崇文
院校書張載按治載賢也悉為平反之罪止罰
金其幸不幸如此元豐中无擇復祕書監集賢
院孝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移知信陽軍以卒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七

列傳六十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也薛奎守蜀還朝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儒人當以文學名於世謂鎮也奎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鎮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无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簿王舉正薦召試擢館閣校勘宰相龐籍官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弊請約祖

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无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曰常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禮異同狀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

及一月而內臣无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鎮乞正大臣被詔故遣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迁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无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時執中爲相鎮嘗論其无李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文彥博嘗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

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設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鎮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顯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並不行至熈寧初卒如其言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至和中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方今 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陛下拔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異時誕育皇嗣復遣還邸則 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者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祺捨其子而立太宗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臣願 陛下以 太祖爲心行 真宗故事斷于 聖心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鎮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 陛下欲爲 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切原其意特恐行之而 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

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矣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死所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鎮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九見仁宗面陳者三鎮泣仁宗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罷知諫院改集賢殿脩撰脩起居注除知制誥鎮垂罷言戢而无歲不言儲嗣事及爲知制誥鎮謝奏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迓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鎮時判太常寺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容可稱皇考然議者尤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太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者皇考立寢廟論昭

穆皆非是以侍讀學士出知陳州 神宗即位
復還翰林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爲政
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鎮上疏曰常平之
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未最
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
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
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
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
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會韓琦上疏
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駁之諫官
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鎮皆封還其
詔 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
以所言不行不敢就戢 詔許辭免鎮再封還
之 神宗知其不可奪以 詔直付光鎮奏曰
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戢乞解銀臺司
許之會有 詔卒諫官鎮以蘇軾應 詔而御
史謝景溫彈奏軾罷鎮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
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
鎮皆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
不行无顏復立於 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
言安石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可去薦蘇軾孔
文仲不見用二可去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佞孰

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
蘇軾與孔文仲可謂獻忠矣　陛下拒而不納
是必有獻佞以誤　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
定避持服遂不忍母是壞人倫逆天理也而欲
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
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
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
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
七路擒捕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
況彼二人以此事理觀彼事理孰是孰非孰得
孰失　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言青
苗則曰有見効者豈非歲得緡錢什百萬緡錢
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
家一出於民民猶魚也財猶水也水深則魚活
財足則民有生意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
竭其水也　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戢獻替
而无一言則負　陛下矣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
罪在不測雖然臣嘗以忠事仁祖　仁祖不賜
之死纔聽解言戢而已以禮事　英宗　英宗
不加之罪纔令補畿郡而已所不以事　仁宗
英宗之心而事　陛下是臣自棄於此世也安

石恕落翰林學士以戶部侍郎致仕鎮上表謝其略曰金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哲宗即位迁光祿大夫英宗登極祔仁宗主而迁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鎮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哲宗即位鎮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鎮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而鎮未嘗以語人雖子不伐善介子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鎮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李士且召鎮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固辭改提舉崇福宮數月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後神宗詔鎮與劉几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

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
致仕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
律有奇　哲宗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
嘉奬以樂下太常樂奏三日而鎮卒年八十一
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有文集正言樂書
國朝韻對國朝事始東齋記事凡百餘卷鎮清
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口不言人過及臨
大節決大義色和而語壯爲文清麗簡遠少時
嘗賦長嘯却胡騎流傳契丹契丹鎮爲長嘯公
云猶子百禄從孫祖禹
百禄字子功父錯爲衛尉寺丞鎮之兄也少力
學中進士第又中制科治平中以祕書丞知濠
陽縣縣寧閭擢提點江東刑獄徙利州梓州兩
路加直集賢院召還同知諫院論手寔法曰造
簿手寔許令告歷户令雖有手寔之文而未嘗
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寔告而明許告訐人
爲仇怨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五路兵置三十
七將許辟召布衣爲參謀百禄曰今大師未命
而已除將佐有以恩澤用者有以痳敗收者有
未嘗經戰陳者有以故群盜得官者願詳覈其
素參用之又列其甚无狀者十四人願依畿縣
舊例將佐專教閱餘付之州縣而罷參謀　神

宗納之宗子世居謀不軌命百禄同徐禧治其
獄百禄坐欺罔落職監宿州酒稅語在禧傳久
之爲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徙知唐州入爲司門
郎中遷吏部除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除刑部
侍郎有以強盜及故殺鬬殺情可矜者讞焉
朝法官援例貸免司馬光曰殺人不死則法廢
矣百禄曰謂之殺人則可制刑而以爲不疑原
情而以爲无可閔則不可今必處死則二殺之
科自是无可疑與可閔者矣百禄在刑部用法
多所平反遷吏部侍郎自元豐河決小吳元祐
初水官請回河故道命百禄與趙君錫同行視
百禄以東流高仰不可回乞脩罷河司以省大
費其事遂寢進翰林學士除龍圖閣李士知開
封府僚屬以圜空欲百禄言於　朝百禄曰千
里之圻而无一人之獄此
上德所格豈尹功邪復召入翰林兼侍讀拜中
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吕大防蘇頌以
合祭爲宜百禄曰　神宗以圜丘无祭地之理
遂考求先王典禮止祀　上帝配以　太祖今
未可輕改明日大防等復論　皇帝臨御之始
當親見天地百禄又言　祖宗圜丘合祭皆是
循用後代權時之制不合舊典大防曰百禄之

言雖是典禮未易遽行太皇太后以大防言爲
然乃已熙河帥范育請進築汝遮納迷結珠龍
川三城百禄曰此必爭之地我既城之城賊馬
時出居民豈得安全後欲弃之則城費已甚必
不可與邊害何時休息右相蘇頌以稽留除書
罷政百禄亦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河中府徙河
南未行卒年六十贈銀青光禄大夫初所著詩
傳文集内外制奏議凡八十卷後與元祐黨云
祖禹字淳父祖錯父百之太常博士祖禹舉進
士爲校書郎知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脩資治
通鑑凡十五年書成光上章稱薦曰臣誠不及
也由臣頑固纂次淹久致其沉淪而祖禹安恬
靜默若將終身者除秘書省正字　英宗崩祖
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
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
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
而人君遂以不爲三年之喪惟　國朝自　祖
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
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
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
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兒
衣服无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

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群臣雖易月而人主實
行喪故十二月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月
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
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无據者也古者再朞
而大祥中月而禫二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
今乃爲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
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无服也祔廟後
即吉才八月耳而遽純吉无所不佩此又禮
之无漸者也易月制之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
可追也臣愚以爲群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服
衰至朞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朞而又服之乃
釋衰其餘則居服期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
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无所不佩則三年
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呂公著爲左丞祖禹
以壻嫌改著作佐郎爲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
郎兼侍講上疏　今太皇太后曰今祥禫將終即
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
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
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　皇
帝方嚮儒術親孝問　睿質日長　聖性未定
覩奢則奢覩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
皆有法不可不戒若崇儉敦朴以輔養　皇

帝之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勿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　神宗服除故開樂宴故祖禹上疏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除若以開樂故特設宴則似除服爲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開樂宴惟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　哲宗從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上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孝問之爲急　陛下今日學與不孝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　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　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君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錄院脩撰蔡確既已得罪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

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相位故
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
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
不逃於 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
確而逐之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
對勸 哲宗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兼
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
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
豈不負國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
正之人以重 朝廷无使小人得位爲他習
患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時遣都水監李偉分
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
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歸故道
祖禹上疏極言河无可塞之理既而遷給事中
猶力言之以爲今河役不息工費漸大臣竊謂
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 朝廷卒從其
議俄聞禁中覔乳媪祖禹以 哲宗年四十非
近女色之時上疏力勸 哲宗進德愛身又上
疏勸宣仁后保護 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
仁后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臣所
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
護 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勿忘

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而
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
諱發於誠心愛 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
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无所及雖言
无益 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
之悔因聞虛語以爲實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
類永被其福矣改禮部侍郎進翰林侍讀李士
知國史院事又爲翰林李士 宣仁登遐 哲
宗親政祖禹上言此乃宋室隆替之本 社稷
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
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
也有敢以姦言惑 聖聽者宜明正其罪既而
外一恂二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
要古今成敗之理與夫小人之情狀反復激切
以感動 上意因請外遂以龍圖閣李士知陝
州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脩實録以爲詆斥
先帝又以祖禹爲朋附司馬光及論乳媪事以
爲離間 兩宮初提奉明道宮繼責武安軍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韶州別駕賀州安置移
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初祖禹嘗進唐鑑
十二卷帝孝八卷 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
明唐三百年之治亂故李者尊之目祖禹爲唐

鑑公子仲溫

臣稱曰孔子謂仁者必有勇信哉觀鎮首陳大計以安　宗社中引古義以排政府最後以言不從遂致爲臣而歸非有仁者之勇疇能尒哉夫學以古今成敗爲叙論仕以正君惠利及人爲忠賢顧義自重不求苟合遇事輙發不爲利奪此則范氏之家法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八

列傳六十一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幼孤力孝性沉厚不妄交游舉進士稍迁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僉書定國軍節度判官知大通監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无所避兖國公主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訴於　仁宗誨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二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閤官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具瞻之望庠罷而以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誨與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昔商鞅因景監

見而趙良寒心況在盛明之朝姦邪進用衆所
共惡此臣之所甚懼也章十八上卒與升之俱
罷誨知江州上疏請早建儲嗣韓琦等以誨及
司馬光疏上遂定議以　英宗知宗正寺久之
復召還臺　英宗即位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時　英宗不豫　慈聖光獻皇后同聽政内侍
任守忠久用事于中　英宗之立非守忠志乘
此與其徒間謀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二誨上
英宗書曰仁宗皇帝擢　陛下於公族授之以
大器　皇太后鞠育　聖躬保護成德功得爲
重矣恩得爲厚矣　陛下報之之道爲何如哉
陛下違豫以來所上湯劑未用服餌日度一日
殊不知誤天下之大且百金之子猶有倚衡之
誡而萬乘之貴豈无保邦之慮邪矧又聞流訛
騰沸謂　陛下視朝之後燕適宮中言動无節
執喪之禮未至奉親之道未盡果如此乃
陛下不以繼承爲念忽忽　先帝顧託之命忘
聖母鞠養之恩何以上奉　宗廟率教于天下
也又上慈聖書曰　皇帝自潛德之初　殿中
鞠育保護者三十年　先帝厭代　殿下掌握
機柄佐佑聖嗣克安天步中外賴焉比聞
皇帝疾未間言或荒忽而小人乘勢陰爲間諜

臣願 陛下廣乎容納之度忘其憧慢之禮親
閱湯劑力爲調治強之以嚴威示之以恩愛如
此人神和悅不然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
臣切爲殿下惜之英宗疾久未平誨乞早建東
宮以安人心旣而 英宗小瘳謙默未可否事
誨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
太后閒數日一御東殿漸遠房務自謀安佚會
小旱因請 英宗親出祈雨使外釋疑然 后
旣歸政誨復言於 英宗曰 太后輔佐 先事
帝久閱天下事多矣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
後行示不敢專以報 盛德韓琦等再用定策
功迁官誨上疏論之曰 陛下以琦等有定策
之功褒嘉綢疊其如 先帝何其如 太后何
數大臣者向來雖有建議之請果爲宗社計邪
邀今日福邪貪天功以爲己力古人羞之又曰
臣觀韓琦等制以謂功逾周霍則亦近乎虛美
矣周公大聖固不當擬倫敢以霍光之事明之
霍光擁昭立宣宣帝益光國封詔云宿衛忠正
宣德明恩守勳秉誼以安宗廟其褒嘉之語止
是而已今之草制以建儲定策始終之叙皆自
琦等是大宦之位係人臣之力於義可乎任守
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求自入誨曰是

不可久處左右亟言守忠前後罪惡竄逐之因
言大姦已去其餘獨日憑恃无禮者宜一切縱
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
建議推尊　濮安懿王誨率僚屬極陳其不可
遂彈歐陽脩首建邪議上負　先帝累　濮王
以不正之號陷　陛下於過舉之譏并劾奏韓
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
自貶又十餘章仍率其屬以御史敕告納　上
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　英宗重違大臣
意章留中不下以敕告還之屢　詔令就職誨
稱濮王典禮未正不敢奉　詔具錄所上奏草
納中書固即請罪乃出知蘄州徙晉州加集賢
殿脩撰知河中府召爲鹽鐵副使　神宗素聞
其強直除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始　朝廷用
种諤收復綏州議者欲留綏以固橫山之地及
別與西人商略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誨請罪
种諤不納二砦并還綏州勿幸小戎之災務全
中國之体以紓邊患迁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王安石參知政事多變更　祖宗法專務歛民
財誨屢諍不能得乃上疏悉陳其過失曰臣謹
按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
物臣略舉十事安石向在嘉祐中奉駁公事不

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入謝倨傲不從迨英
廟朝不脩臣節慢上无禮一也安石任小官每
一迁遜避不已自爲翰林孝廿不聞固辭先
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
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好名欲進
二也安石侍迎英乃欲坐而講說欲屈萬乘之
重自取師氏之尊不識上下之分要君取名三
也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
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用情罔公四也昨許
遵誤斷謀殺公事安石爲主張妻謀殺夫用按
問欲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五也安石入翰林
未聞薦一士首稱弟安國之才　朝廷比第一
人推恩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遂罹中
傷秉政未半年賣弄威福无所不至背公死黨
六也丞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于外
皆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敕　本朝故事未
之或聞專威害政七也安石與唐介爭論謀殺
刑名衆非安石而是介忠直自守大躰不能以
口舌勝憤懣而死自是畏憚者衆雖丞相亦退
縮不敢較其是非陵轢同位八也小臣章辟光
獻言俾歧王迁屋外邸離間之罪固不容誅而
安石數進危言以惑　聖聽朋姦附下九也今

邦國經費之要會在於三司安石與樞密大臣
同制置三司條例諸路雖名商榷財利其實動
搖天下有害无利十也臣誠恐　陛下悅其才
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无復辨大姦得
路羣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切憂之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如久居廣廡堂必无安
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瀆禍期感動於
聰明庶判別於真僞　神宗遣使諭解誨執之
愈堅且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擾之安石進說
願少加澄省乃罷中丞出知鄧州誨雖在外遇
朝廷事猶言之不置時方行青苗助役謂之新
法誨兩上章條陳其不便又上書曰臣聞治天
下審所上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今大臣不能遵
守法度以尊崇王室小臣得以智計謀身遂合
時務比來新進之用朝奏暮召小言一入遂要
大利皆自謂不謂不同世俗乃曰賢人本必立
異是非相反談兵者以起事攘奪爲御戎之策
言利者以年歛朘削爲惠民之術罔上之論類
如此一有攻其利害隨而黜逐之是持峻法以
固新令將杜天下之口虧損盛德莫大於此會
有疾乞閒官提舉崇福宮誨因上章乞致仕曰
臣本无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

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詠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
安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
風痺遂艱行步非祗憚跋盩之苦又將虞心腹
之變勢已及此爲之柰何雖然一身之微固足
不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納祿以
偷生不俟引年而退政蓋以身疾而喻朝政之
疾也誨既致仕久之而卒年五十八誨家貧自
奉薄甚常分奉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爲言
職前後皆以彈奏大臣不去不已天下推其鯁
直王安石初執政神宗虛心敬信士大夫素
重其名以爲可致大平誨獨言安石不可用極
力劾奏將對於崇政殿而司馬光侍講迎英閣
亦將趨資善堂與誨相逢光密問曰今日請對
欲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勸止其
疏誨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
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己聽其言
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
輔天下必受其禍光曰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
迹更加籌慮可乎誨曰上新即位富於春秋
所與朝夕謀議二三大臣而已苟非其人將敗
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
章卒上誨由此罷其後言者相繼斥逐百姓患

苦安石變法於是司馬光乃服誨之先見元祐
初呂大防范純仁奏誨忠於先朝有不撓不
回之節欲望優加贈典録用諸子之才者以旌
名臣之後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爲大常
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繼以言
安石被黜劉述字孝叔吳興人也幸進士累
擢至刑部郎中爲京西轉運使召爲侍御史知
雜事兼判刑部王安石始參知政事述上數論
當今所宜先者其疏曰臣聞帝王之接物也貴
以至誠爲先權數不足任也夫惟至誠爲能終
始萬物爲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雖金石无情
猶可以動之況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誠
接於下則臣下以至誠事其上若夫權數以臨
人而不由至誠則人亦將以不誠事之非所以
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則又將有
輕朝廷之道也故夫任權數者醇德之病中
人用之已爲非宜況人主之尊乎臣恐輔導之
臣有以此術開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
足爲累耳其於盛德未見其補也臣又聞聖人
不以獨見爲明而以群言爲用而陋儒之論以
爲必操獨斷之權使威福必出於已臣下不得
而與之然後人君之道尊爲虞其亦不思甚矣

夫萬機之叢脞臣庶之夥繁而欲一一聰明斷之非所前聞也夫所謂獨斷者謀之於衆而斷之以己尒非謂勿詢於下而獨出於上之謂也弗詢於下而獨出於上是爲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事能中其理猶得罪於古人又況未能盡然乎臣恐輔導之臣有持此說誤 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適足爲累耳其於盛德未德見其補也臣又聞人稟一元之氣而生所稟有厚薄故其質有美惡之別焉若辨與訥出於自然非美惡之所繫也是故其質美矣而其辭訥焉不害爲君子其質惡矣而其辭辯焉不害爲小小人知人之術當觀其質性何如不當較其辨與訥此漢文帝所以不拜嗇夫臣願 陛下以文帝爲鑒不貴嗜巧辨之人使中外聞之不敢飾虛言以來應天下幸甚臣又聞王言惟作命二一出則天下風行而景從之不可不審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此季布所以窺文帝淺深也臣願 陛下以文帝爲戒務持重毋易由言研慮於內諮謀於外計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 陛下躬攬萬微動踰宵旰而未嘗休息彼之所謂輔弼之臣其間才力必

有不堪其任者不然何致 陛下勤勞之至也
臣願 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絀之奉賢才而
屬之毋使天下日入於不治竊譬之於人有疾
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傳至血脈藥石之功
猶可以及之於斯時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
膏肓雖有俞扁亦无如之何也已恭惟 陛下
首推至誠以御下而不繇權數博詢衆智而不
任獨斷不旌口給之人不審再三之令精求蹈
道富才忠力者而委任之然後血脈之疾可除
而藥石之功加于天下矣既而安石定謀殺聽
首之律述率同僚丁諷王師元封敕還中書至
于再於是御史中丞呂誨請如刑部議卒莫能
奪故謀殺而聽首天下非之既而述與同時御
史劉琦錢顗極論安石又獨論中執法奉屬不
拘秩任非 祖宗法安石怒琦顗貶監當而劾
述與諷等不奉法之罪翰林李士司馬光上疏
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
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
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
天下之心也夫紲食鷹鸇求其鷙也鷙而烹之
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疎直比以迕犯大

臣遂黜爲監當臣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爲
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
福也臣願 陛下赦劉述等勿治其劉琦等別
與除一本資序庶幾稍息羣訩不報諷等咸誣
伏述獨謂 朝廷不當劾言事官卒不承貶知
江州後數年而卒
劉琦字公玉宣州宣城人也錢顗字安道常州
無錫人也俱以進士第熙寧初琦自通判歙州
召爲侍御史顗自知烏程縣召爲侍御史裏行
王安石初得政專肆肖臆輕易憲度浸奪三司
利柄而曾公亮依違罔寵畏避不言琦覬與劉
述上疏以爲安石自應奉歷官以來莫不知尊
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孝者故天下士人心无不
歸向謂之爲賢 陛下亦聞而知之遂致位公
府今遭時得君如此之專當以平時所孝仁義
之道啓沃 上心以廣聖德今乃首以財利之
訟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愎自任則
又甚焉不知安石之心待 陛下爲如何主也
陛下天資英悟不世而出堯舜至治指日可復
今反以霸國諸侯之術唐室衰世之事誘惑
上聽何不恭之甚也臣等願 陛下奮乾剛之
斷罷安石重任以尉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

位居丞弼被遇三朝自當悉慮竭忠以身許
國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譽以
固寵榮致安石奏對之際唯肆強辯多生横訐
豈執政大臣之體乎況公亮久妨賢路无補時
政亦宜罷免安石怒貶琦爲鹽處州鹽稅顗監
衢州鹽稅顗將出臺於衆坐罵同時御史孫昌
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特以王安石昔
居憂金陵君爲幕府官奴事安石以故得爲御
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柰何專欲附安石求美
官顗今得罪分當遠竄君在後爲美官自未得
策即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馬貶官
後數年琦起爲通判鄧州顗徙秀州而卒二時
琦年六十一顗五十三
臣稱曰呂誨正色立朝有蹇蹇匪躬之節論大
政爭大事知无不言言无不盡蓋誨有言責不
不得其言則去於職業俯仰无愧矣柳下惠有
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誨亦然哉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九

列傳六十二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也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蚤有盛名博聞強記爲文動筆如飛觀者服其精妙舉進士高第僉書淮南節度判官召試館職固辭乃知鄞縣安石好讀書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李校嚴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不次進用可以激奔競之風尋再召試又固辭乃以爲群牧判官出知常州由是名重天下提點江東

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書萬餘言極陳當
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
職除同脩起居注固辭不拜遂除知制誥自是
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服除　英宗朝累召不
起　神宗即位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初
入對　神宗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
爲先　神宗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
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先王但
乘隋亂子孫又皆昏愚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
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
世孝者不能通知常以爲高不可及不知聖人
經世立法以中人爲制也　神宗曰卿所謂責
難於君朕自視耿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
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群臣退　神宗留
安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論議者因言唐太宗
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
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　陛下誠能爲
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卨　陛下誠能爲高宗則
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蓋何足
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孝者不
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　陛下擇
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卨傅說之賢亦

必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自古患朝廷
无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
則賢人雖欲自達无由矣 神宗曰自古治世
豈能使朝廷无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
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爲堯
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皐夔稷禹亦安
肯苟食其禄以終身乎未幾除右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安石旣執政 神宗曰人皆不能知卿
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
者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
故世俗皆以經術不可施於世務 神宗曰朕
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朕常以呂誨
爲忠實毁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抃
塞惟恐卿進用卿當立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
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
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陳
升之同領之而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繼
興矣常平倉法以豐歲穀賤傷農故增價收糴
使蓄積之家无由抑塞農夫須令賤糴凶歲穀
貴傷民故減價出糶使蓄積之家无由邀勒貧
民須令貴糴物價常平公私兩利也安石以常
平法爲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户令

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爲百姓惟苦差役破産不憚增稅乃請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顧人充役嚮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單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安石乃使之一槩輸錢於是賦斂愈重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以金帛爲抵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什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甲之法始因戎狄驕傲侵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拓之志故置保甲乃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又令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每一丁教閱一丁及諸縣弓手亦皆易以保甲其保甲習於游惰不復務農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比監司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立賒貸之法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粮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而天下騷然矣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失安石求去位 神宗爲出誨御史劉琦錢顗劉述又交論安石專肆胷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

純仁亦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李罷諫戢呂
公著代呂誨爲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
等法諫官孫覺李常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
陳襄程顥皆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
相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乞罷諸路提舉官依
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 神宗
不許時翰林李士司馬光當批荅安石指言光
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 神宗諭安石曰
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
令呂惠卿諭旨翌日安石入謝因爲 神宗言
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 陛
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
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 陛下
權重則天下之人歸 陛下權者與物相爲輕
重錐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
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 陛下之所爲是於
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
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
以紛二也 神宗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熙寧三
年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
御史劉中丞楊繪御史劉摯陳免役之害坐黜
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皆以忤安石罷知雜御

史謝景溫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命知制
誥呂惠卿脩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以子雱兼
同脩撰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群
臣入賀 神宗解玉帶賜之以旌其功 慈聖
光獻皇后 宣仁聖列皇后間見 神宗亦流
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言王安石乱天下 神
宗亦流涕退命安石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
七年 神宗以久旱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
悅求避位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
寧府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初
呂惠卿爲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位惠
卿遂叛安石洎安石再相苟可以中安石无不
爲也會安石子雱卒安石力求去九年拜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丐奉祠以
使相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佐
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拜特進改封
荆國公安石退居金陵始悔恨爲呂惠卿所誤
每歎曰吾昔交游皆以國事相絶意甚自愧也
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傅紹
聖初謚曰文配享 神宗廟廷崇寧二年配享
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停文宣

王配享列于從祀後又罷安石配享　神宗廟
而奪其王爵初安石提奉脩撰經義訓釋詩書
周官既成放之李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爲字
說二十四卷李者爭傳習之士以經試于有司
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士
亦无復自得之李故當時訕者謂王氏之患在
好使人同已安石又著日録七十卷如韓琦富
弼文彦博司馬光呂公著范鎮呂誨蘇軾及一
時之賢者重爲毀詆而安石不卹也安石性強
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
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辨論輒
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　祖宗
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
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
罷終　神宗世八年不復召而恩顧不久衰云
弟安國安禮子雱
安國字平甫自卅角未嘗從人受李操筆爲文
語皆驚人　神宗即位近臣薦其才行爲武昌
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監召對　神宗曰
卿李問通古今以漢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賢
主也　神宗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尔對
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定變故於呼吸俄

頃之際恐无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言待群
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至刑
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
矣神宗曰王猛佐符堅以蕞尔國而令必行
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
睚眦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刑法殺人爲事
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　陛下者願專以堯舜
三代爲法又問安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
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神宗默然久之除崇
文院校書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初呂惠卿謟
事安石安國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論新法于
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論論之曰宜放鄭聲安
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
陷安國見俠傳安國生非毁其兄放歸田里歲
餘而卒年四十七有文集六十卷元祐中復祕
閣校理子游　安禮字和甫中進士第召對
神宗欲峻用之以兄安石當國乃爲崇文院校
書久之直集賢院出知潤州移湖州爲開封府
判官同脩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无得輒
有所陳至是許直前奏事召試知制誥彗星見
安禮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執政大
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秉權射利者不察上惠

養元二之意用力殫於溝瀆取利究於園夫治
有以召星變臣願　陛下省不急之改作紓不
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應天
以實者進翰林李士知開封府事至輒斷庭无
留訟久係待辨者一切論決京師稱治元豐四
年拜尚書右丞迁左丞御史言安禮在湖潤與
倡女共政遂罷以端明殿李士知江寧府迁資
政殿李士知青州徙楊蔡二州言者論其貪落
戢知舒州復資政殿李士再知楊州改永興軍
大原府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禄大夫安礼
姿貌魁偉有口辨嘗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
云

雱字元澤未冠著書已數千百言奉進士爲旌
德尉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
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有以雱書聞者召見
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設說書被旨撰詩書義擢
天章閣待制書成迁龍圖閣直李士雱病疽已
弥年辭不拜卒年三十三贈左諫議大夫　詔
即其家上雱所著論語孟子義雱論議刻深常
称离君以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
嘗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安石曰兒誤矣政和
三年封臨川伯從祀文宣王廟雱无子以族人

之子棣爲後　徽宗時爲顯謨閣待制
臣稱曰安石之遇　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
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爲事擯老成任新進
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耻汨喪
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身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虖安石之孝旣
行則姦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
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乱華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
列傳六十三
陳升之字陽叔建州建陽人也本進士爲校書
郎知南安縣徙知漢陽軍爲監察御史張堯佐
以後宮親爲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堯佐遂改
爲宣徽使景靈宮使升之復言其不可且曰已
成之命雖不可以臣故追奪自今願以天寶爲
鑒防杜間隙升之亦言事然持論不堅也改待
御史知雜事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
瀛州迁龍圖閣直学士知真定府召知諫院宰
相文彥博屢乞罷政升之等恐樞密使賈昌朝

復相乃疏其交通女謁之罪昌朝由此亦罷四
年迁樞密直学士知開封府改右諫議大夫拜
樞密副使臺諫官唐介呂誨趙抃王陶言升之
交結官者以圖柄任升之遂家居求罷　仁宗
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　仁宗乃兩罷
之升之以資政殿学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
二年爲陜西安撫使復拜樞密副使以母老丐
便郡除觀文殿学士尚書左丞知越州徙大名
府遂拜知樞密院事與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
例司熙寧二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大学士升之爲人深沉多數善傳會
以取富貴始爲小吏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
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変更舊制
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賛助之以
故先安石爲相既拜乃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
以僉書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統所領戢事豈可
稱司安石曰司者臣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
今之有司皆領一戢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
石曰古之六卿即令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
各名一戢何害於理三公无官以六卿爲官周
公以三公爲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爲司馬或爲
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師古之六卿

猶今兩府也宰相雖无所不統然亦不過如古
冢宰而已冢宰掌邦治至於邦教邦政邦禮邦
刑邦事則虽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
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
不可 神宗謂安石曰卿獨領可乎安石請用
韓絳乃聽升之免條例司升之時爲小異陽若
不與安石皆同者天下謂升之爲筌相以母喪
去位終制拜同平章事樞密使契丹遣蕭禧來
議河東地界理屈卧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致
饔授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慙沮乃
行以足疾求罷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揚州封秀國公請老以故官致仕卒年六十九
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初升之母竇娠至季
秋爲弥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而升之以是
日生故名從九從日字升之至 神宗立乃以
字爲名云

王珪字禹偁成都華陽人也徙家開封父準爲
太常博士 祕閣校理珪少好学日誦數千言及
長博通群書舉進士庭試第二爲大理評事通
判揚州召試学士院迁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
脩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其文曲麗有西漢
風嘉祐初爲翰林学士初詔以 圣聖並配於

郊溫成皇后立廟城南牲幣祼獻登歌設樂同
太廟珪曰 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瀆乎享
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僭乎享親於是郊
以太祖專配而改溫成廟爲祠近世享郊廟
堂上升歌有節鼓而无柷敔珪言柷敔所以著
樂之終始八音豈容有闕願 詔有司考古增
定之是歲明堂始置柷敔黜節鼓而用搏拊以
備八音 仁宗以 英宗爲皇子珪當草詔明
日請對崇政殿曰天下望立皇子久矣果出自
陛下意乎 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曰
陛下誠能爲 宗廟稷社計天下之福也於是
退而草詔 英宗即位詔珪撰 仁宗謚珪言
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稱天以誅之欲
稽舊典先請於郊遂爲定制 仁宗既祔廟珪
以嚴公配天之義請以 仁宗專配明堂明年
小祥禮官言當以十月祫祭 太廟而未終三
年之制宜行時饗既禫請行禘祭珪曰 神主
祔廟已嘗告祭柰何禫畢復行饋食乎 詔議
濮安懿王典禮珪與禮官合奏宜依先朝封贈
期尊稱皇伯濮安懿王三夫人當封大國執政
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除端明殿李
士迂翰林李士丞皆熙寧元年當郊祀 神宗

疑亮陰珪曰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
爲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真宗居 明德皇
后之喪旣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 太廟祀天
地于圓丘請如故事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
事神者皆不可廢從之三年除參知政事九年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二
年以階易官珪時爲禮部侍郎當爲正議大夫
遂越拜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監脩國史珪嘗薦張璪不用珪曰臣
爲宰相三薦璪矣而不見用是臣失戢也請罷
神宗喜曰宰相當如是 神宗欲以內侍李憲
主兵珪奏非 祖宗故事 陛下獨不鑒漢唐
之亂乎五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
確爲右僕射初 神宗旣新官制先謂執政曰
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時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
出確曰 陛下久欲收復靈武公能任責則相
位可保也珪喜謝之自是西師深入靈武之役
死者十餘萬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之
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
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珪確不歷外
任不習邊事无敢開此議者 神宗不豫珪奏

乞立 皇太子請 皇太后權同聽政候
聖体康復依舊 神宗首肯之 皇太子既立
未幾 神宗升遐 哲宗即位拜金紫光禄大
夫封岐國公薨于位贈太師謚曰文恭紹聖四
年章惇奏 神宗寢疾之際中承丞黄履言大
臣奏請建儲珪嘗語李清臣他家事外廷不當
與邢恕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上書言珪當元
豐末命嘗招其兄士充詢遵裕以建儲意遵裕
怒叱其子勿再往及議建儲珪初无語蔡確與
章惇共詰之珪乃曰 上自有子何議之有用
此爲珪罪遂追貶萬安軍司户參軍元符三年
其子仲脩訴其父寃乃盡復故官贈謚及蔡京
用事以珪爲臣不忠入黨籍後以受 八寶赦
出籍云珪有文百卷號華陽集
臣稱曰王珪爲相隨時俯仰與蔡確比以沮司
馬光而興西師之役此可罪也珪既死而爲章
惇所陷誣以爲臣不忠追貶散秩則非其罪矣
其後惇於 簾前有異議亦以爲臣不忠貶夫
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可不戒哉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爲人有智數少本
進士爲邠州司理參軍移繁昌令改著作佐郎
知閬鄉縣韓維知開封府奏爲巡官後尹責確

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禮今輦轂下
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尹不能屈　神宗聞
而嘉之它日臺官闕執政奏乞除官　神宗曰
祇用不肯階墀見開封尹者遂除監察御史裏
行王韶開熙河費用无藝郭逵奏韶盜貸官銀
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寔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
鞫于秦州確希意逵純皆坐譴安石喜迁直集
賢院除御史知雜事　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黃
河潛川把利害確主范子淵而抑熊本本罷知
制誥確遂代本知制誥知諫院三司使沈括以
論免役事詰吳充確言括爲近臣見　朝廷法
令有所未便不公之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意王
安石罷相大臣於法令有所更易故爲朋附之
資耳括坐是出知宣州又劾宣徽使郭逵經制
安南逗撓不即平賊天章閣待制趙卨失措置
芻糧觀文殿李士王韶知洪州謝表妄爲自潔
之辭歸過于上又論陳繹汙醜朋附不宜居侍
從於是逵以左韓將軍安置卨降戢韶落戢知
鄂州繹罷知制誥確益以彈擊爲已任初相州
有盜刼殺人州處以死大理寺以相州斷是刑
部用新法引案問減等方爭論不決會皇城司
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

上官內除其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
欲辨理于上前確獨鍛鍊其事潤甫均奏確
掠訊過差人悉誣服確即劾二人黨有罪請併
逐之又任殘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
稱寃者輒苦辱之 神宗遣諫官黃履中使李舜
舉審覆囚不知爲詔使无敢一辭異於是皆抵
罪而潤甫均俱出確遂代潤甫爲御史中丞兼
直李士院大李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
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爲其族孫伯虎私祷
李官孫諤葉唐懿補內舍生諤唐懿坐貶絳罷
政確遂代絳爲參知政事人謂其爲知制誥爲
御史中丞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遂
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
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
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神宗嘗對確稱邢
恕謂其久在館中當迁確不可 神宗不顧確
有幾巧退即迁恕著作郎自是恕爲確黨矣
神宗不豫繼而小康將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
要 皇太后姪公繪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
曰家有桃着白華可逾 人主疾幸留一觀入
中庭紅桃華也公繪等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
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 上疾未損 延安冲

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
禍吾家徑去恕又往問確曰　上疾再作而外
庭不知禁中必有變有大臣爲之表裏者公爲
宰相不知一上起居狀一日片紙以某人爲嗣
公未知死所公自度有功德在　朝廷乎天下
士大夫素歸心乎確悚然曰且柰何恕徐曰
上不豫公能辨建儲一事則如泰山之安矣但
今日建儲不比異時當爲備確曰如何恕曰宜
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劍子令待變於外公但作
問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呼京領劍子斬之
紙可使章惇知韓縝已下不可使知也確愧謝
謂恕曰君見子厚謀之惇時爲門下侍郎恕見
惇如對確言確遂約在相王珪及知樞密院韓
縝與惇等同入問疾至政事堂確惇議紛然珪
徐曰　上自有子確惇不能起事入對　福寧
殿珪奏乞立　延安郡王爲皇太子請　皇太
后權同聽政　神宗許之　太后於簾下泣曰
相公等能如此甚佳撫　哲宗曰兒孝順自
皇帝服藥不離左右親書佛經願　皇帝早安
珪等出逢二王于殿門外惇厲声曰　上立延
安郡王爲皇太子矣二王曰天下幸甚確甚既
出禁中无他事蔡京乃放散儈子　神宗崩

哲宗即位迁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爲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爲山陵使以　祔廟迁正議大夫爲
言者攻其悪確不自安乃求避位除觀文殿大
李士知陳州弟碩爲軍器少監坐贓抵罪確坐
故縱奪戢知安州徙鄧州復觀文殿李士時知
漢陽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
以譏訕　太皇太后詔確具析確奏曰臣在安
州州有湞溪舊有郝處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
之詩句臣僚謂臣譏訕　君親此最爲深切處
俊唐之直臣而上元中高宗令其子周王等分
朋角勝爲樂及欲傳位於武后皆爲處俊論議

一

所回故臣詩因歎其有敢言之直氣今臣僚以
臣爲譏訕其誣罔可見伏惟　太皇太后以
帝之祖姑垂簾聽政而輒无故引唐高宗欲遜
位與皇后之事上瀆　聖聽以此論之孰爲大
不恭郭爲非所宜言也遂責光禄卿分司南司
臺諫傅堯俞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劉安世論確
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確與章惇黄履邢
恕在元豐未結爲死黨確惇執政倡之於内履
爲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
送自謂　聖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
驁狠愎无所畏憚若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

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　兩宮有傷慈孝於
是　宣仁后謂輔臣曰　皇帝是　神宗長子
子承父業乃分當然耶　神宗服藥既久曾因
宰執入對吾以　皇子所書佛經宣示是時衆
中唯首相王珪奏　延安郡王爲皇太子餘人
无語確有何策立之功再責確英州別駕新州
安置卒于貶所年五十七明年章惇爲相追復
確觀文殿學士黃履復爲中丞與言官來之邵
張商英刘拯論確　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
爵恩數乃贈太師謚曰忠懷又追封成衛二国
公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遂以確配享　哲
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臣蔡確之
墓賜其家其後京收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之
功未幾渭更名懋宣和中拜同知樞密院贈確
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寵當
世靖康二年　天子即位之二日有　旨辨
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掖寔刊修播告
天下確追貶武泰軍鄧度副使懋單州團練副
使英州安置臣稱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
由禹以來莫不然也不幸當世主未命之際大
臣有受遺輔政亦理之所必然者而小人當此
遂謂有定策之功可乎烏虖　神宗之與子

宣仁之立孫庸有異議而確敢貪天之功乎敢以臣而誣君乎迹其奸凶謂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啓後日之禍誣累宣仁者幾三十年馴致亂大而後已抑国家之不幸也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一

列傳六十四

邵亢字興宗潤州丹陽人也奉茂才異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召為國子監直講改館閣校勘同知大常禮院張貴妃崩議築園陵禁京師樂一月大臣主其事禮官莫敢言亢上疏論其不可為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　仁宗崩有欲郤之者有欲俟其至國門而諭使去者議未決亢請令奉国書柩前使得見　上以安遠人議者是之　神宗為潁王遴選府僚以亢為翊善加直史館　英宗召

郡玉毀謂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亢
言皇子受室頗於昏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
殺舅姑之尊　英宗深納之　神宗在藩邸一
日自禁中還　英宗語曰朕以翊善端直朴厚
已輟爲諫官矣遂知制誥知諫院　神宗爲皇
太子以亢兼右庶子　神宗即位迁龍圖閣直
學士王陶以御史中丞彈宰相韓琦等不立外
朝班其言多過參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由
陶所致也　神宗命陶爲翰林学士而奎持之
三日不下亢疏曰御史中丞戢在彈劾陰陽不
和輒政之咎也奎不自咎而以咎人其言豈不
不悖哉今　陛下新即大位命出輙廢何以令
天下乎奎由是得罪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
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西人犯邊　朝廷欲
命大臣討之亢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宜諭
以邊臣生事因抚其人若不從命然後出兵益
有名矣因條上其事　詔報之曰朕承　五聖
大器日懼不克永爲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群
公求良畫且休此役又内有所愧懼者卿奏困
賊之計甚爲得策已悉如卿奏未幾其國主諒
祚死西人請和或欲承此更取塞門之地亢曰
幸人之喪非計也請以綏州易之議既定會陳

升之至闕請城綏州韓琦亦不欲廢綏州事遂
格亢爲人樂易不忤物有長者之奮然在樞府
充位而已於是諫官孫奭論亢以爲不才亢引
疾辭位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越州徙知鄆
鄆毫三州迁吏部侍郎以卒年六十一贈吏部
尚書謚曰安簡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也父式爲左侍禁以
終京幼儁邁不羣式常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
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没十一
年京本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爲將
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
召試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張貴妃崩追策爲
皇后時禮官吳充以中宮在執不可出知高
郵軍京論充言是不當逐亦罷黜不半歲復爲
記注召試知制誥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易龍
圖閣待制知楊州徙江寧府拜翰林李士知開
封府韓琦爲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
富弼二使往見之京謂琦曰公爲宰相而京不
妄請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曰傲哉出安撫陝
西迁群牧使久之以端明殿李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知太原府夏國主秉常遣使來又以兵
犯塞神宗問京方略多見聽用復召爲學士

知開封府改御史中丞京上疏論時因政陳六
事　神宗以示王安石安石深詆之至謂京燭
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　神宗曰京
作中丞恐失戢安石曰京作中丞充位尒非能
啓迪　陛下聰明也　神宗曰朕欲以京為樞
密副使卿意何如安石曰　陛下用之何不可
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神宗又欲用吳
充參知政事安石以親嫌為言乃以京參知政
事充二樞密副使京與安石共政數與爭于
上又薦劉攽蘇軾為外制　神宗不應　神
宗嘗問周世宗何如京曰世宗威勝於德故享
國不永安石曰世宗之祖遠述衰慕非无德也
安石卒以強于勝同列類此王詔言秦州荒土
幾萬頃可募人耕以資邊費事下帥司按示李
師中等以為見有地一頃餘數十畝尒京與文
彥博論韶欺罔生事及遣韓縝往示縝乃望以
言得渭傍荒田四千餘頃議者謂縝取方箭手
地以為荒田數云時議令祖周官兵乘之制令
保甲養馬京以為不可會選人鄭俠上書直言
政事闕失因薦京之賢言事者以為交通罷知
亳州徙河南府迁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
人叛徙知成都府夷人寇雞棕關京出兵夷人

懼請降議者欲蕩其巢穴京禁侵掠恤傷殘給
稼器餉粮使歸夷人出犬豕盟願世為漢藩召
知樞密院易通議大夫樞密使京以疾未至
神宗夢京造朝甚慰乃賜京　詔有謁示仪形
不忘夢寐之語及病愈造朝　神宗首以所夢
語之三司火　神宗御右掖門示之顧近璫曰
急走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之兵救之京奏曰
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不
可啓　神宗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出
時論以京為是頃之以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
知河陽改成德軍復知河陽　哲宗即位進銀
青光祿大夫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改鎮
彰德告老遂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
侍讀復告老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卒
年七十四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登第時張堯
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擁入其家頃之中人
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肯就力辭之
其後京擢用嘗薦种諤种諲有將帥才兩人者
咸能以功庸自見鄜倅南宮成敗故與京善京
執政而成已亡矣遂以郊恩官其子又嘗過外
氏之親朱适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也京惻然
請而嫁之其篤於故舊如此所著文集奏議三

十卷

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也舉進士擢高等殿試被黜復舉進士中第爲著作佐郎知靖海縣江淮制置使建言私販鹽至二十斤以上坐徒絳曰海傍之民恃鹽以生非群販者止笞而縱之累擢江西轉運判官又爲轉運使儂智高反嶺南而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以絳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城樓堞器械皆備軍食有餘以功迁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爲鹽鐵副使擢閣待制累迁工部侍郎爲河北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李士知鄆州召爲翰林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熙寧五年中書奏請議　禧祖神主祧迁下兩制詳議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以其承契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又爲別子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復以契稷爲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　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　禧祖始　僖祖之上世數无不

可復而知然則以 僖祖之為始祖无疑矣儻
以謂 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
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
況欲毀其廟迁其主而不祔於子孫之室此豈
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 僖祖為始
祖之廟翰林李士韓維言昔先生既有天下迹
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
始也 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
刃坐清太乱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為然
朱太祖无可議者 僖祖於 太祖高祖也
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世家又不知其
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切恐於古无考而
於今亦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漢高
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
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據
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 太祖之授
也不當以 僖祖替其祀請以 太祖為始祖
而為 僖祖立廟如周人别祀姜嫄之禮禘祫
之日奉祧主東面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
祖屈之意也乞持為 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
由 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 僖祖之
室禮官章衡等請以 僖祖為别廟蘇祝請以

僖祖祔景靈宮　神宗以固議問王安石安
石曰爲祖立別廟自古无此礼姜嫄所以有別
廟者蓋姜嫄禖神也　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歆
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爲奢廟而立
姜嫄者何也　神宗以安石論姜嫄之言爲然
於是　詔依絳等議奉　僖祖神主爲　太廟
始祖絳立朝无拊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然甚
工於文辞名流皆推許之拜三司使三司火落
侍讀學士未幾復戢爲群牧使拜參知政事會
太李士虞蕃上書訟憺士受賕不法逮繫諸生
時絳子眷寧校書崇文館詞連眷寧御史臺捕
眷寧下吏絳上疏願納戢禄乞許眷寧即訊于
外許之絳坐黜知亳州改潁州明年除資政殿
李士提舉中太一宮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卒
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有文集四十
卷諡獄集十三卷
臣稱曰宗廟之議大矣議宗廟之事者必謹於
禮　宋興創業垂統寔自　太祖而始祖之奉
乃捨　本統之所因而推　追尊之所自是豈
合於禮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也至
今　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也奉進士稍迁祕書

丞爲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深知之引爲編脩
中書諸房文字　神宗爲潁王以固侍講王府
東宮建爲太子侍讀　神宗即位擢工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知澶州還審
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與議　始祖固議
上見元絳傳韓琦歎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迁
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李士初　神宗問固曰
王安石朕欲以爲相可乎固曰安石文行甚高
待從敵納其選也然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爲人
少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
所議事不合久之出知真定府熙寧末以樞密
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元年擢拜同知樞密院
事諜者告夏人幽其主　神宗遽欲西討固諫
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苦　神宗意堅
甚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
使其酋長自守　神宗笑曰此真鄭生之說尔
時執政有議宜度河看固曰然則孰爲　陛下
任之者　神宗曰吾以屬李憲固曰西伐大事
也豈可使宦者爲之今　陛下任李憲則士大
夫孰肯爲用乎　神宗不悅他日固又言曰今
五路進師而无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　神
宗曰大帥誠难其人吕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

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其後師果无功　神宗
始悔不用固言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
由熙河入輒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
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
雖得蘭會罪不可赦言雖不用君子與之易太
中大夫樞密副使遂知院事引疾去位除觀文
殿李士知河陽提舉崇福宮迁正議大夫知河
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
拜門下侍郎進右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五年
卒于位年七十五贈開府仪同三司謚曰温靖
元符二年追所贈官列元祐黨籍　徽宗以固
嘗爲　神宗宮僚特出籍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二

列傳六十五

蔡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也其兄抗字子直登進士甲科補太平州推官平江軍節度掌書記潁川郡王伴讀　英宗在藩邸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抗衣冠尽礼義兼師友再遷大常博士通判秦州為秘閣校理知蘇州徙廣南東路轉運判官　英宗即位召對語抗曰卿朕故人勿以常礼自疎也以為工部郎中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議追崇　濮安懿王抗引禮為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

下被面　英宗亦泣會京師大水抗劾推咎證
在　濮国議執政以抗在言路不便之召試知
制誥罷諫戢進龍圖閣直李士出知定州　英
宗曰第行且召卿矣頴王立為皇太子除抗詹
事未至　英宗崩改樞密直李士知秦州後靈
駕發引抗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年六十
挺亦奉進士為慶州推官富弼使契丹奏以挺
從行弼以所議誓書有所更易遣挺自椎州馳
馳詣中書白執政　仁宗欲知虜中事亟召挺
二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范仲淹宣抚陝西
河東奏通判涇州徙鄜州挺知弼仲淹與呂夷
簡不同道乃持其機事泄於夷簡遂為開封府
推官提點京畿刑獄至和中河決商胡挺坐與
李仲昌建議塞北流以入于六塔而河決追一
秩停所居官嘉祐中起知南安軍擢江西提點
刑獄時盜賊為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
部私藏器甲者與其首納原其罪所得兵械以
萬計於是盜敗者衆歲增去盜四十餘萬治平
初召為陝西轉運副使上書論禦戎攻守大計
遂除直龍圖閣知慶州三年諒祚寇大順城東
銀甲氊帽以　督戰挺先選強弩八百列于壕
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遁去挺按視馬練

平左通鄜延右固華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
築城成分屬羌三千守賜名荔原堡　神宗即
位除天章閣待制徙渭州挺建勤武堂輪諸將
每五日一教閱五伍為隊五隊為陳二横列三
鼓而出之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逐隊槍刀齊
出步鼓節之為擊刺狀十步而復以上凡復位
皆聞金即退騎兵亦五伍為列四鼓而出之射
戰盤馬先教前一日將官黜閱全備乃赴教再
閱之隊中人馬皆強弱相兼強者立姓名為奇
兵隱於隊中遇用奇則别為隊出戰涇原路内
外凡七將又涇儀州左右策應將每將皆馬步
軍各十陳分左右各第一至五日閱一陳此其
大槩也　神宗甚善其法時土兵有闕　詔募
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黜刺禁年蚤訓肄以時而
未施於征防可以按府兵遺法俾之分番更戍
充補所闕土兵　詔問挺措置遠近分番之法
挺即條上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
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九月罷防春以正
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土兵省
費多矣從之挺又檢括並邊生地漢番冐耕田
四千八百頃募佃以充邊儲邊人冐市蕃部田
挺開自首免罪法復得地八千頃刺方箭手三

千養馬五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川砦舊壕外
有曹英新壕兩壕之間土膏腴東西四十里南
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護壕內地及覘
賊往來築十八日畢開地二千頃募弓箭手三
千人耕守之賜名熙寧砦熙寧初賊兵數萬集
於瓠蘆河度其必入寇勒諸將分守衝要七日
而賊至奇兵出賊不意遂驚潰遣四將分路追
討破落勒緩等七族迁右諫議大夫賊數萬寇
華池大順荔原諸砦挺正遣總管張玉統諸將
兵合萬人策應虜解圍去慶州軍亂關中大擾
挺遣張主將兵招捕至敘遇賊盡殺之 神宗
曰慶州兵叛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 迁龍圖閣
直学士五年召拜樞密副使 神宗問挺涇原
訓之兵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以為諸路牙校
法北虜議雲中地界久不決挺請盡召還河北
緣邊戍兵示以无事兼可積蓄邊儲因奏乞置
三十七將將有正副及畿縣及諸道兵分隸皆
給虎符以河北路次第為額又以河北兵數教
習不如法緩急不足用奏乞於陝西選兵官訓
練京城門鑰不嚴緩急无以防姦請置銅符以
嚴防禁從之七年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
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

斂肅挺為人有智計多詭譎自以有勞久留邊
作為歌詞有應念玉關人老之句因中使以達
禁中　神宗閔之遂召用云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也舉進士調新安簿
建昌軍司理參軍因客遊西邊時　神宗初立
詔內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曰
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湟復則西夏有腹背之
憂自唐乾元以後吐蕃陷河隴至今董氊不能
制諸羌而人自為部莫相統一宜以時并有之
以絕夏人之右臂凡數千言　神宗覽而奇之
召問方略以為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時青
唐俞龍珂族大難制而渭源諸羌與夏人誘令
附已有司請討且城之詔以為非計遂親帥數
騎直抵其帳中招諭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青唐
渭源皆遣其族隨詔歸附改保平軍鄧度推官
召對因言渭源成紀間有曠田萬餘頃可募人
營田及秦鳳諸羌互市之利歲在商賈者不知
幾千萬乞置市易以實邊　朝廷從之改著作
佐郎提舉鳳翔西京節度使兼管營田市易公
事蕃僧結吳叱臘康尊新羅結潛迎董容詣武
勝軍立文法謀昏夏國有并吞諸羌之意詔諭
以禍福招兵豪首撒四等降之結吳叱臘等至

內罷昏未幾康尊新羅結就禽於吳諸羌多降
附者其後結吳叱臘出降俞龍琦率其族十二
萬口內附熈寧三年詔奏墾田數知秦州李師
中言其不實奪一官既而還之入對加太子中
允祕閣校理五年改古渭砦為通遠軍以韶兼
知軍韶上所降蕃部版圖得地二千餘里口二
十餘萬以功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加集賢院脩
撰舉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
耳水巴族初賊恃險韶領師至抹邦山踰竹牛
嶺壁賊軍而陳下令曰敢有言退者斬使皆下
馬少息賊乘高下戰官軍稍却韶麾帳下兵逆
擊之賊潰走獲首虜器甲焚其族帳洮西大震
會會木征度來寇餘黨復集抹邦山韶語諸將
曰吾官軍至武勝則抹邦山可一奔而定即趍
武勝遇木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
武勝故武始郡也賜名鎮洮軍復遣將繫破木
征木征走弟結吳延征舉其族二千餘人并大
首領李藺氊等出降陞鎮洮軍為熈州洮岷以
熈州洮岷州通遠軍為一路即熈州為帥府進
韶龍圖閣待制知熈州領兵由香子城討河州
木征戰敗棄城遁降羌反圍香子城而諸羌屯
積慶寺以應之韶回軍欲擊諸羌而木征復入

河州韶繫叛羌觧香子圖破積慶寺諸羌而還
迁樞密直李士韶復遣將度洮略定南山地築
回樂砦結河當川二堡韶自領兵破訶納城固
城之又城香子令諸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
歸路不利即伏木臧城韶諜知之遣將賜其伏
兵投之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破木征弟巴氊
角尽逐南山諸羌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親
銳尾官軍伺繫韶分兵為兩道别遣將其一攻
河州而以其一將逆木征所在與戰破走之韶
至河州時守者猶以為木征至已而知其非乃
出逐城之韶又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拔宕
州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進軍岷州通
熈州路疊州欽令征洮州郭廝敦皆詣軍以城
聽命巴氊角亦以其族來附是役也行軍五十
四日涉千百八里復州五辟地東西千里斬首
三千餘級獲牛羊馬以萬計以功迁端明殿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入覲進資政殿
李士兼制置涇原鳳軍馬粮草賜崇仁坊第
一區韶還至興平會知河州景思立出兵踏白
城敗績賊圖河州韶曰賊所以圖河州者恃有
外援也今知敕至必設伏以待我不若以兵直
趍定羌遣將破耳金欺當二族進次寧河分兵

討南山羌賊二失援驚潰初思立輕敵覆軍賊
勢復振而京師風霾旱災連仍論者欲棄河湟
神宗為之旰食數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
勿出及是捷聞　神宗大喜賜　詔嘉之韶還
熙州遣將以兵循西山出踏白後賊黨望風奔
潰斬獲甚衆於是未征請降進觀文殿李士禮
部侍郎七年拜樞密副使以母老丐外任除觀
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以表謝上御史蔡
確言其罔慢落戢知鄂州久之還舊戢復知洪
州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韶
好兵喜殺有方畧及罷樞府獻所著書名曰發
明自身之學皆荒浪狂譎之語云九子厚為將
有功端　徽宗時為顯謨閣待制來嘗著作東
觀後為兵部侍郎以左道誅
厚字處道少從父韶兵間習羌事以父任為大
大理評事後以文易武為禮賓副使佐熙河師
府會吐蕃種落亂其王瞎征隴拶國厚與河東
守將王贍欲招徠羌人復故地師出塞下邈川
諸城瞎征以其屬來降厚次青唐隴拶擁萬騎
出迎遂定青唐元符末湟鄯不守厚坐貶監隨
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郴州安置崇寧初復故
官自湟鄯棄畔羌多羅巴等迎隴拶之弟曰溪

賒羅撒復國　朝廷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令
還邈川溪賒羅撒之黨謀掩殺之懷德懼奔河
南議者謂諸羌連結且生邊患　朝廷方謀鎮
輯而大臣有薦厚者賜對命知河州兼經略使
厚請擇人以自助遣童貫與皆至乃如京正開
厚請進兵邈川與諸將分部而進於是高永年
為統制官以兵三萬出京玉厚以兵三萬出安
鄉多羅巴結連鄯廓兵衆未會使其三子長曰
阿令結次廝鐸麻令次阿蒙驅以數万人據險
自守進擊敗之殺阿令結廝鐸麻令阿蒙驅目
中流矢而去道遇其父來援告之乃俱遁進至
湟州攻三日拔之以功拜威州團練使師熈河
溪已温之妻大掌牟率諸部籍土地請降既乃
歸之京師三年厚命高永年以在軍循宗水張
誠以右軍出宗谷厚以中軍出緩遠會于高宗
哥川溪賒羅撒置陳倚北山厚以中軍登山攻
其背自督強弩迎射之賊大敗溪賒羅撒以一
騎馳去未至鄯州五里偽國主龜茲公主胄宜
結牟及大酋李阿温率衆開門降更鄯州曰西
寧州拜武勝軍留後以率制夏人坐逗留降郢
州防禦使初大掌牟之入見也　徽宗親抚諭
使歸而誘致其子至是趙懷德遣使藥降而猶

豫未決厚以書諭之懷德遂送款復武勝軍留
後還朝提舉中太一宮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
曰莊敏
薛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也以蔭為太廟齋郎
調永壽簿稍迁監在京榷貨務知鄜州時大水
冐城鄜州兵廣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營兵聞
之詣副總管王興求還興不能決乃相率逃歸
至則家人無存者乃聚謀為盜郡人震恐向遣
親吏諭之曰冐法以救父母妻子人之情也而
不聽汝歸者武帥不知變之過也汝聽吾言亟
帰收親屬之尸吾當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
汝无噍類矣皆泣謝境内乃安向言河北糴法
之弊以為備邊千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五百
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
耳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豪商蓄販之家今
既用見錢實賈革去虛加之弊矣雖然必有以
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以給
邊新陳未交則散糴賈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
坐倉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奔則河北之
穀不可勝食矣於是置糴便糧草司以任向又
以為提點河北刑獄兼糴便事入為開封府判
官三司度支判官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

又以向提舉買馬監牧向吏事精銳所至以辨
治聞 永昭復土計用錢粮五十萬貫石而三
司不能備議者請移陝西緣邊入中於永安縣
向陳五不可遂以其數獻坐嘗夜至靈寶縣向
先驅入驛與應靈縣令崔令孫爭舍驚迫令孫
至死降知汝州頃之復以為陝西轉運副使向
使陝西八年其課最為緡千三百四十餘萬市
鹽於官為斤三千三百一十餘萬市馬於邊為
匹四萬五千歛糴芻糧為石束五千二百二十
餘萬而奉 昭厚二陵給賜予刺兵民別費錢
粮又百萬种諤取綏州向與諤不俟命以所部
兵出塞城綏州議者以諤擅發兵當誅諤貶隋
州向亦貶知絳州再貶信州移鳳翔府又改潞
州王安石執政以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領均
輸之職運舟兵工交利侵盜貿易甚則訐風水
沉舟以滅迹歲不下減二十萬斛向始募客舟
以官舟運費寡而物良而舊弊悉去兼領廣南
福建坑冶市易拜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迁右
諫議大夫王韶開洮河費不貲向悉力營辦迁
龍圖閣直學士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
迁工部侍郎入見論兵士 上前遂拜同知樞
密院事向知民不便蓄馬令議欲改諫官舒亶

劾奏向論事反覆无大臣躰罷知潁州改隋州
卒年六十六向為吏有心計其商略財利无遺
筭然亦多病民也有子嗣昌徽宗時為尚書
臣稱曰蔡挺以邉臣用王韶以熙河奮薛向以
財利進夫殺人之禍莫大於用兵而聚歛之禍
與殺人等烏庫嫁怨於上以為身謀而謂我能
為辟土地充府庫也是亦不志於仁而已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三

列傳六十六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真州
推官曾公亮薦為集賢校勘熙寧二年王安石
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檢詳迁集賢校
理崇政殿說書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
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
奏請皆惠卿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乞選通
經術曉政事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李術
行藝者為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
義策以時務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俱

以次推行於是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為終身之累制科遂罷兼判司農寺父喪服除受天章閣待講脩起居注知制誥七年為翰林學士時王安石因久旱去位以執政薦惠卿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惠卿既執政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苟可以陷安石者无所不為八年 神宗復召安石為相惠卿不自安會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弟方通在高等為御史蔡承禧所奏既而中丞鄧綰言惠卿崇立私黨阿蔽所親強借富民錢置田產遂罷政事知陳州惠卿訟安石用綰誣辭而見黜因謂安石盡弃舊學而隆尚從衡之末數以至譖愬脅持敵賢姦黨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平日問望掃地盡矣謀身如此以之謀國豈有遠圖 陛下平時以何如人遇安石而安石亦以何等人自任而乃失志倒行而逆施一至是哉十年除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 神宗諭惠卿令總四路守備惠卿上疏言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為今之計

要在大為形勢　神宗曰如惠卿之言陝西可
弃也豈宜委以邊事遂落戢知單州元豐六年
復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太原　哲宗即位復
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揚州引疾提舉崇福宮時
諫官蘇轍疏其姦以為惠卿辨詐姦凶見利忘
義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惠卿指擿教導
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又建手實簿法
尺掾寸土撿括无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小民
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
赴官不遺一户上下搖動不安其生旋又興起
大獄以脅士人力陳邊事以中　上意未樂之
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終始協
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
實由此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
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　朝廷
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
惠卿發安石私書有无使齊年者馮京也　先
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日无使　上知
先帝由是不悅安石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
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
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録以
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此

大孰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伏乞　陛下斷自
聖意惠將卿追削官戢投畀四裔以禦魑魅初
哲宗立首發安邊之　詔惠卿時帥太原乃
遣命遣將出兵西界至是御史中丞劉摯亦論
其罪以為惠卿勞師動衆以造釁夷狄其罪猶
未足論而其公違　詔敕擅發師旅實无人臣
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謹按惠卿遭遇暴起
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国乃
欲激非常之功圖冒進用且邊境本自无事又
陛下新即寶位未遑用武故上循　祖宗故
事加惠邊垂所以休息軍民尉安夷夏至恩盛
德孰不忻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任所宜
將順上意以安人情乃敢以貪功幸進之志為
此亂階夫違廢　詔敕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
當　陛下諒陰之中謀動干戈其罪二也受神
宗遺未逾月而忘哀戚之情冀幸功賞其罪三
也致　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也開
夷狄之隙至今儆備未得安靜其罪五也夫惠
卿天下知其為姦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
也以天下之姦人行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
漸　朝廷不當逕養而不問也請以臣章付外
施行以為姦臣叛命之戒責授光祿卿分司南

京蘇州也居住彞又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移宣州復中散大夫提舉崇福宮紹聖初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尋復大學士知延安府夏人舉國犯塞惠卿脩築米脂等砦會破夏羌于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惠卿與章惇外相善惇以兄事惠卿而心實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得入朝帥延安累年止於建節惇既貶謫元祐臣僚惠卿聞之笑曰章子厚得合死罪人輒放之其凶險如此徙鎮武勝移知杭州復爲觀文殿學士崇寧初拜武昌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以右銀青光禄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起知

楊青杭三州妖人張懷素謀不軌惠卿子淵見懷素道妖言不以告懷素既誅淵配沙門島惠卿坐責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移鄂州廬州復資政殿學士提舉明道宮又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未幾致仕卒年八十贈開府儀同三司有文集一百卷莊子解十卷

張璪字遂明洎之孫也舉進士爲王安石呂惠卿所知熙寧間爲諫官御史劾鄭俠不當論列王安石俠與安石弟安國俱坐貶累擢三司副使右正言知制誥翰林李士廷丞音璪建言天地合祭議者不一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

五月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
地於澤中之方丘此萬世之不可易也謂宜即
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
攝事雖未能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
者自是南郊北郊之議興爲元豐四年拜參知
政事五年改中書侍郎　哲宗即立　宣仁后
聽政琛爲諫官蘇轍王覿論其邪佞輒又上疏
曰臣竊惟琛性極巧佞遇事圓轉昔王安石呂
惠卿首加擢任被以卵翼之恩熙寧弊法皆琛
等所共成就今　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群
邪變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琛仍在重
位與聞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躁之私意
亦自不安但以同列无傾邪之助臺諫有彈擊
之請是以且自歛戢未敢爲非度其心未嘗一
日无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於是遂罷
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歷定州大名府揚州加
大學士元祐末卒琛初名琥更爲琛云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也舉進士爲蘇州
推官　英宗以水災下　詔求直言宗孟以臣
陰象婦女陰類兵陰物閹官陰之餘姦臣陰之
極佞邪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兩潦之變殆爲
是七者上疏以爲　陛下左右所與圖事幃幄

中二三貴人皆先帝所擇以遺 陛下者也保
全寵愛使不權而專威福乃所以安顧命元老
矣二年來極借之權又使之專 陛下之事
陛下但拱手宴息於宮中无所可否臣亢而王
豫此陰氣所以盛而兩潦所以為害也 陛下
掖庭永巷多 先帝時嬪御所給事而幽閉者
誠不勝筭以少言之宜不減數千百人是端闈
之內宸極之次日夜常有數十百怨曠矣沴氣
安得而不作也藝祖時後宮止二百八十人嘗
因霖雨去者五十 太宗時宮中不過三十人
猶患其多 陛下後庭安用數千百哉此陰氣
所以盛而兩潦所以為害也宦官出入宮禁權
均人主兩朝來无為太甚榮辱出其語言公卿
重足一迹道路不敢以目邪柔之夫附之以進
先朝顯人為國家執政柄者多由其門以久
富貴 陛下踐極之日稍抑奪其氣又謫其渠
魁而老黠者數人其心慊慊不足歉言望語無
所不出以數十年猖狂自姿而一日為 陛下
所軋懷忿忿安知其不為黨姦助惡之計此
陰氣所以盛而兩潦所以為害也鷙虜視於北
貪戎戢於西常欲虵豕吾民而腥膻中国者蓋
積有年姦雄之人草伏而廬處四立而環顧但

未有以發之下紓上急恐北方將破盟西戛將
慢命姦雄之將傳檄而起此陰氣所以盛而雨
潦所以為害也驕兵滿天下而勁捍无賴者尤
聚於京師與河北動有所欲徜徉睥睨視其上
之人如仇讎平時无事竭天下之財耗天下之
穀粟以飼養之可謂衣豐而食足矣三歲一郊
賚間時一特支舉一非常之禮又隨而賜予猶
未厭其心也過萌无恥之求一旦不如所懷群
行而譟呼邑怒而詆訕前世當治安之時莫不
皆有可驚之事惟其不以為憂故至於无可柰
何今　國家之憂正在驕兵惟　陛下深憂而
熟計遠覽而獨斷使不至於無可柰何以定萬
世之業　祖宗之望也曩者其謀屢發近日其
志轉憤但含蓄而未動耳此陰氣所以盛而雨
潦所以為害也佞邪之人語言便嬛易以惑乱
主聽自迩以來三數人得進見左右者是皆何
人因緣攀附遂屢召而數進四方不知以謂陛
下寵私昵忘公道矣　陛下尚不知遠之乃屢
召而數見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
　陛下欲御大臣在攬威福而制其自專欲洗
然曠在省其戢冘而去其无用欲清閤寺在裁
捐其數而正其掃洒欲御夷狄在先求賢將而

大為儲蓄欲消奸雄在爰養良民而務行寬厚之政欲懲驕兵在奮威刑罷姑息而裁省冗濫之卒欲杜佞邪在舍私昵廓至公而御百辟陛下稱災而塞變莫急於此七者既又地震宗孟復上疏益指斥大臣宮禁及官官除館閣校勘熙寧中為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直舍人院擢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史為翰林李士兼侍讀

神宗曰學士戢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也元豐五年除尚書左承睿與

神宗論及人材宗孟曰方今人材難得司馬光以朋黨壞之者半矣

神宗曰鄉乃不取司馬祿光邪蓋不以宗孟之言為然也六年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出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元祐初改杭州移鄆州素多盜宗孟痛加誅鉏盜為之衰盜固衰矣而所戮不可勝計也於是御史劾宗孟治鄆慘酷坐落戢知虢州詔曰女不以龔遂為心朕獨不愧孝宣之用人乎明年復戢知河中府移帥永興又移北都以疾求河中既至而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性侈汰燕飲無度為時議所貶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四

列傳六十七

郝質沙州介休人也少從軍挽強為軍中第一以邊功稍遷至內殿承制王則反于貝州文彥博以質為城西面鈐轄河上舊有亭甚壯麗彥博壯(慮)為賊所焚遣使臣藺千守之質使千往鄰砦度戰具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曰亭焚罪質在願斬質而貸千彥博壯而釋之質由是知名以功遷六宅使韓琦鎮河東以質為并代路鈐轄遷副總管入為殿前都虞候累遷眉州防禦使宿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除武昌

軍留後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安德軍節度使
神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徙鎮安武卒年
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武莊質篤於信義厚於故
舊自為小官不磨勘始質與朝士董熙善熙男
質女方娠約為昏姻後數年熙死家貧無依質
已為節度使以女歸董氏時人稱之
賈逵真定稟城人也少為軍卒隸拱聖軍選殿
前副都知環州駐泊都監儂智高反狄青薦為
全州駐泊都監師戰于歸仁鋪既陳青誓曰不
待令而奔者斬時左將孫節死逵為先鋒受命
擊賊大敗之青拊逵背曰君之功也賊既棄城
青使逵入括公私遺物逵固辭是時將校以捜
城故多擄取重貨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
州刺史主管麟府路軍馬逵善射射必中的屢
破賊擢涇原路總管為步軍馬軍都虞候鄜延
路副都總管轉利州觀察使領步軍都指揮使
復為鄜延路副都總管　神宗即位拜昭信軍
留後兼鄜延帥种諤取綏州逵謂諤止是僥幸
功績不念蓄後肝腦塗地謂宜安邊息民不可
專信匪人安典邊事左授利州觀察使尋復故
官後拜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逵嘗請
三代贈官　神宗曰逵武人也能自念親之志

雖不逮郊礼可特許之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
曰武恪

楊遂開封人也少善騎射應募軍中
王則反于貝州遂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授神
衛指揮使從狄青為先鋒至歸仁鋪與儂智高
遇遂數挑戰身被數創手殺數十人士卒乘之
賊衆奔潰遷萬勝軍都指揮使累遷登州防禦
使步軍都虞候　神宗時拜寧遠軍節度使殿
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曰壯敏
遂頗尚氣節初在貝州穴城時為賊所傷有同
入軍卒劉順者救之遂得免及遂貴而順已死
乃訪其家視撫其妻孥甚有恩意至故人妻子
貧不能自存者遂亦收養之為世所稱焉盧政
太原文水人也以神衛都頭數與夏人戰有功
授供奉官稍遷內殿承制為洺州都監儂智高
反為廣南西路鈐轄亦有功累擢步軍都虞候
昌州防禦使黔州觀察使入為馬軍殿前都虞
候改真定路總管熙寧中初建將官以政兼領
第十一將又徙太原定州路遷步軍馬軍副都
指揮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政起
軍伍數有功進領軍政會郝質賈逵楊遂相繼
卒故驟典禁衛年七十餘矣而氣貌不衰侍立
殿下更數時無墮容亳從輦前猶能上馬踴躍

前導觀者壯之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也善騎射以材武選隸親
衛自內殿崇班爲延州巡檢戍懷寧砦羌人以
三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破之擢鄜延路
兵馬都監數率師深入以撓敵謀凡九戰以功
遷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踏白城達
討山後諸羌斬首四千級還至訶諾城木征遂
降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逵之討交趾
也以達爲行軍總管入廣源州降其將劉應紀
以其地爲順州應紀初款降猶豫未決達移檄
諸洞聲言應紀數以狀自言已決計歸我矣約
三日出降應紀聞知即如期而來師次富良江
交趾戰艦四百餘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
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
已而果來擊之大敗遂請降以功遷果州防禦
使爲馬軍副都指揮使 神宗閱武騎患未精
達請躬自巡教悉精銳既又采諸葛亮李靖遺
意成五陳法授之以教戰士進殿前副都指揮
使拜武康軍節度使 哲宗即位遷殿前都指
揮使徙鎮武信卒年五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平時手不釋卷
神宗嘗問達用兵當何先達曰莫如愛 神宗

曰愛克厥威可乎達曰威非不用也要以愛爲
先神宗稱之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也以父任爲三班奉職稍
迁供備庫副使王韶之復鎮洮也授以兵從韶
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州賊退圖香子以迎歸師
乃以五百騎屬授夜馳往力戰數十斬首四千
級居數月又破賊牛精谷遂取珂罕城之賜號
定羌又城香子號寧塋始盡得河湟故地賊復
圍河州授往救之以功迁岷州刺史知河州從
燕達復取銀川踏白城未征降俘于京師
以功遷引進使爲涇原路鈐轄知鎮戎軍歷秦
鳳涇原熙河路總管又副李憲中軍總管擊生
羌露骨山萬斬首萬級於是吐蕃來附者十萬八
千餘帳威震諸羌乃諭董氊使脩貢董氊皇恐
聽命徙知雄州又徙熙州王師討西夏授與李
憲出古渭路取定西城遂城蘭州次女遮谷遇
賊數萬授前潤後山而陳逆戰賊退伏對壘交
射中夜賊遁踰天都山焚南牟賊巢屯沒湮會
師行凡百日轉戰千里累遷容州觀察使侍衛
親軍副都指揮使進威武軍留後元祐初拜武
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康知潞
州再除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開封府儀同三司

謚曰壯敏授平居侃侃若儒者至遇事則持謙
不苟合云子履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也父賀內殿承制戰沒
于定川朝廷以昌祚為右班殿直主威遠砦
青唐聚兵鹽井帥遣昌祚詰之酋曰聞漢欲得
我鹽井昌祚曰中國之大乃與爾爭鹽井乎遂
與其酋俱來見稍遷通事舍人夏人以百餘騎
寇劉溝堡昌祚出援夏人伏萬騎黑山外偽遁
昌祚卒遇之戰不解夏人銳甚大酋突而前昌
祚抽矢一發殪之賊遁去自西事以來寡以抗
衆未有如昌祚者迁六宅使從王中正擊茂州
羌又從李憲討後山常陽等族以功遷西上閤
門使知河州王師討西夏昌祚率涇原蕃漢兵
五萬出塞詔涇原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
與涇原合兵擇利而進夏人悉力抗涇原而環
慶帥不至昌祚兵獨出瓠廬河川次磨唎隘賊
扼險不可進昌祚先登陷陳賊小却官軍乘之
遂取其積粟乘勝趍靈州師次城下時環慶軍
猶未至昌祚先鋒奪門幾入矣遵裕忌其成功
使人持檄至曰已遣將招降可勿攻昌祚遂按
甲翌日環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
戰昌祚以數十騎赴之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

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募府在後前日磨咧之戰餘衆退保東關若乘我師之銳先擊外援破之城必不遵裕怒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積壘下遲明城可得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我師軍遂潰昌祚降皇城使尋知鎮戎軍以昌州刺史為鄜延經略安撫使鄜延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砦五十餘踈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五為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夏人寇蘭州昌祚遣姚兒趨納乞會拒之夏人寇蘭州昌祚安安遠砦復遣米斌拒之除雄州團練使元祐初移師涇原遷巽州觀察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朝廷議以四砦歸夏人昌祚力陳不可以謂夷狄之情棄前恩而欲無饜夏人素與西蕃不叶今解仇結好往來不已其志豈淺也哉異日請蘭州亦將許之乎拜武康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質雄深外嚴內寬射箭出百步之外虜以為神畏之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也父鈞監鎮戎三司兵馬好水之役死於敵朝廷以舜卿為供奉官累至左藏庫副使神宗慨然有經略夷狄之

志近臣有以舜卿名聞者且曰此將帥才也
神宗命總京東九郡將兵訓之嘗以所部一軍
閱於内殿　神宗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无
忘爾父之讎惟忠與孝勉之哉舜卿再拜泣謝
以為閤門通事舍人會環慶有警　詔率永興
奉天之師赴之舜卿至關中奏曰師方代還未
及施負又督以上道人情囂然且霖潦道阻未
必及事虞有他變不可請獨以身往從之馳至
慶而賊去累日矣徙知原州以功遷皇城副使
知代州徙雄州始至有告以廵馬大至請甲以
俟舜卿不為變卒無事虜妄捕繫州民檄取不
聽會有使者至因捕其徒從一人取償待釋乃
遣諜盜西城門鎖舜卿密令移去舊鎖而代之
數日虜以鏁來歸舜卿曰吾未嘗忘鎖也引視
納之不能受虜慙去諜者遂得罪在雄六年恩
信稍洽遷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再遷四方館
使元祐初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熈州夏
人聚兵天都盡召十二監軍馬結連西羌欲大
舉以寇邊羌酋鬼章青宜紹逐巴氊角駐常家
山大城洮州收聚老弱輜重厲兵秣馬以待師
期諜者以告諸將請請乘其未集討之舜卿召
將佐講議出兵方略大將姚兜种誼請分兵兩

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兇部洮西領武勝正
兵合河州熟户擣講珠城脅取六道通宗部族遣
人走間道焚河橋以絶西援誼洮東以岷州蕃
將包順為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邦
金川邀明至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破之擒
鬼章以献并獲首領五人斬馘數千牛羊器械
以萬計遷馬步軍都指揮使徐州觀察使知渭
州召還宿衛未上道以疾卒年六十一贈秦國
軍節度使謚曰毅敏舜卿知書通曉吏事謹守
文法善料敵為時名將云

東都事略卷八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五

列傳六十八

王廣淵字才叔魏郡人也舉進士第朱城簿大
理寺法直官編排中書五房文字盡得 祖宗
御筆類成千餘卷 仁宗嘉之選知舒州留不
行 英宗在藩邸廣淵因獻其所為文章 英
宗愛其才及 即位除直集賢院於是知諫院
司馬光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
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
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
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薦其為人不

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
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為群牧判官遷三司户
部判官更直龍圖閣兼侍讀　英宗不豫廣淵
憂思忘食寢　英宗自為　詔以尉安之曰朕
疾少間矣　神宗即位中丞司馬光御史劉述
蔣之奇復言廣淵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
知齊州改京東路轉運使徙河東擢寶文閣待
制知慶州韓絳宣撫陝西欲興師深入夏境檄
慶州出兵方授甲士卒劫庫兵撤民室廬縱火
廣淵亟召五營屯禦之其首吳逵領衆二千斬
關以逃廣淵遣姚兒林廣追繫之柔遠三都戍
卒聞難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遣歸舊戍潛
戒蕃將趙餘慶以步兵八千間道襲擊盡戮之
兒廣追亡至石門山降其衆亂兵事聞徙廣淵
永興軍行至奉天而事已平廣淵坐奪兩官復
還慶州後二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卒年
六十贈右諫議大夫　詔曰廣淵　先帝所親
厚不幸云歿今獨其弟臨其子得君仕宦稍著
其議旌録之於是臨自皇城使為兵部郎中直
昭文館知齊州賜得君同進士出身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也為人爽邁眉宇韶
秀美書翰博學能文舉進士甲科編校史館書

籍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狄青罷右府為使相陶
曰此亂階也請自今軍伍之人不得任樞密使
相陳升之為樞密副使陶與趙抃唐介交章論
奏不報遂出知衛州明年復以諫官召時　英
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
聖體不豫之後天下之人日望上穹眷祐降
生聖嗣內以承　九廟祀享之重外以安四海
億兆之心天既莫期未如民志而內外小大之
臣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illegible]早建儲嗣者動
以百數　陛下納諫從善[illegible]發德音擇　宗
子之賢者使知宗正寺上以寅奉天心而俟與
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而脩主器之職下以順
悅人情而示強宗之本今　宗正之命既出乃
聞過為詞避良由宮中嬪御宮臣宦者有姑息
之言　陛下因而微惑使其畏避不敢前臣恐
天下之人謂　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
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若然則自今遠
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臣職為諫
官儻又不言則誰為　陛下言者既而韓琦歐
陽脩亦皆力陳其事　仁宗遂立　英宗為皇
子　英宗猶稱疾陶言　君父召豈容遷延蓋
所遣使備禮致命不副　聖意乞重行降責由

籍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狄青罷右府為使相陶
曰此亂階也請自今軍伍之人不得任樞密使
相陳升之為樞密副使陶與趙抃唐介交章論
奏不報遂出知衛州明年復以諫官召時　英
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
聖體不豫之後天下之人日望上穹眷祐降
生聖嗣內以承　九廟祀享之重外以安四海
億兆之心天既莫期未如民志而內外小大之
臣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異請早建儲嗣者動
以百數　陛下納諫從善親發德音擇　宗
子之賢者使知宗正寺上以寅奉天心而俟與
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而脩主器之職下以順
悅人情而示強宗之本今　宗正之命既出乃
聞過為詞避良由宮中嬪御宮臣宦者有姑息
之言　陛下因而微惑使其畏避不敢前臣恐
天下之人謂　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
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若然則自今遠
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臣職為諫
官儻又不言則誰為　陛下言者既而韓琦歐
陽脩亦皆力陳其事　仁宗遂立　英宗為皇
子英宗猶稱疾陶言　君父召豈容遷延蓋
所遣使備禮致命不副　聖意乞重行降責由

是英宗入居慶寧宮　英宗即位進右司諫
直史館修起居注　皇子初王淮陽後王潁陶
皆爲翊善擢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
軍召爲太子詹事　神宗即位進樞密直學士
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神宗問以政事
陶請謹聽納明功罪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
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
年藝以汰冗兵　神宗然之時以司馬呂光公
著爲翰林李士　神宗以問陶陶曰　陛下得
人矣初陶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
至是　神宗頗不悅大臣之專陶乃彈奏宰相
不押常參班至謂琦爲跋扈琦等待罪　神宗
以陶章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　陛下遣一
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　神宗爲之動而
陶連奏不已乃以爲翰林學士吳奎執　詔不
肯下遂以陶爲樞密直學士知陳州改許州入
爲三司使拜翰林學士於是御史中丞呂公著
論其反覆不可近陶亦固稱足疾以翰林侍讀
學士知蔡州改河南府移汝州請老判南京留
司御史臺遷給事中知陳許二州徙河南府
神宗以陶藩邸之舊拜觀文殿學士知汝州道
病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恪有文集

二十七卷

臣稱曰韓絳言富弼誣以不軌王陶論翰韓琦亦以為跋扈何其言之過哉自古賢君莫不尊臣下以言言而有益天下之幸也言而非所宜言是豈朝廷之福哉以弼之賢琦之忠處宥密輔弼之地則百僚師師六服承德詎可肆為敢言而撼搖之原二子之用心非所謂是非之公也蓋出於愛憎之私尒烏虖昭明好惡以訓迪在位此人主職也宜乎二子之見黜也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也舉進士調華陽尉韓琦帥定武奔為屬又用琦薦為祕閣校理　神宗為

潁王薦為王府記室參軍直集賢院　神宗為皇太子擢右諭德拜天章閣待制河北永災為安撫使還知制誥兼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而功不成薦引王恢事請正向罪權開封府踰月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疆水官按視議恩冀深瀛之間築生提三百六十里役丁夫八萬三千工一月薦言河未能為四州患願以歲月圖之入判吏部銓與議學校貢舉法請倣漢率口察孝廉均之諸路什取一判大常寺范純仁胡宗愈劉琦鉞顗相繼罷言職薦言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今以言而逐之是自

敵其耳目也權知御史臺言李定不持所生喪
豈可爲御史數日罷臺事以太常議襲封中書
以爲不當坐降一官見秦王世官改群牧使知
開封府出知蔡州以疾請提奉崇福宮又知青
州北京留司御史臺遷寶文閣學士提舉醴泉
觀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　神宗以東宮舊僚
拜資政殿學士引退命知邢州至邢未幾復請
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薦儀狀魁偉詞氣莊重天
性簡淡无聲色之好韓琦常謂人曰廉於進而
勇於退嫌疑間豪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
彥升者蓋无幾而司馬光亦服薦之質直云

孫永字曼叔趙郡人也祖仲集賢院學士永年
十歲而孤以冲蔭奏爲將作簿奉進士調襄城
尉宜城令治平三年　潁王出閤永以選爲侍
讀明年建儲爲太子舍人　神宗即位爲天章
閣待制歷河北陝西北陝西都轉運使時以邊
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爲一司外臺不得與永
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无以統
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秦州以築保失守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久之
復以舊職知瀛州河決具州瀛異諸州尤被
患而民租以災傷倚閣者督歛如故永具以聞

詔從其請仍命發廩粟以賑之白溝界河常患北人絕河捕魚巡檢趙用擅引兵北度焚其帳族故虜侵略境上神宗遣中使密訪虛實因奏南北通好久但緣趙用起釁若罪之則無事矣用既繫獄未遣邊吏諭虜虜乃引歸加樞密宜學士知開封府都城市賈輸錢以免直名免錢 神宗慮立法未盡 詔韓維及永究實利害而御史張琥言維與永定奪不當未罷降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會赦復舊職知太原府以將作監召還遷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起知陳州徙潁昌府 哲宗即位召拜工部尚書會議役法永以差役為是除吏部尚書明年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謚康簡

陳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也中進士為浦城簿後用富弼薦為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時譯經僧法護遺奏度十僧趙槩奏列子廟乞三年度一道士襄皆執奏不行出知常州為開封府推官知明年同脩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為政行青苗法襄上言臣已三奏乞罷青苗而 陛下未以臣為然臣觀制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

為管仲商君之術非　陛下之所宜行臣願
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　陛下
為霸主也　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內无強
臣敵國之患外无西戎北狄之難凡四海九州
之賦入供吾之用不為不足　陛下不於此時
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
均輸奔貨之事臣竊為　陛下惜之又乞貶斥
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劉琦
等罪召還范純仁除直舍人院無天章閣待制
明年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草河北
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
以為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州入知通進銀臺
司遷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有李
行與陳烈鄭穆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四先生
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為講解好薦達人材喜愠
不形于色為政多慕古人所為然或迂闊頗不
為人所服云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年也年十九奉進士調秀州
司户參軍於潛令包拯歐陽脩舉洙賢良方正
洙上策論五十篇善言　祖宗事措切治体推
往較分分辨得失抑揚條暢讀之令人感動歎
息韓琦見而奇之曰今之賈誼也編校祕閣書

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治平末京師大雨水
詔求直言洙上疏言時敝七事要務十五事
多可施行者為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兼直舍人
院乞增置諫官以廣言路王安石以論青苗事
多逐諫官御史洙鬱鬱不能有所言懇求補外
得知海州入為同脩起居注知制誥直李士院
神宗稱其李術行誼有聞於時博習墳史多
識典故以為翰林學士且大用矣逾月而卒年
四十九洙博學多智進退整暇道古今事有條
理漢魏以來書記其文可道者皆成誦云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五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六
列傳六十九

熊本字伯通饒州番陽人也擢進士調撫州軍
事判官稍迁祕書丞知建德縣縣占漁池為圭
田本悉棄予貧民 神宗即位迁屯田員外郎
熙寧初置提舉官本領淮南路擢檢正中書禮
房公事改戶房六年瀘川羅晏夷叛以本察
訪梓夔兩路本曰彼能擾邊者以十二村之衆
乃誘其酋領誅之其徒股栗願效死自贖於是
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為漢官奴遷刑部員外
郎集賢殿脩撰同判司農寺 神宗曰熊本不

傷財不病民一旦去百年之患檄奏詳明可嘉
也河湟初復以本為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
禁闊略蓄積不支歲月本奏省官百四十員歲
減浮費數十萬八年夏渝州南川獠入木斗叛
詔本安撫夔路營銅佛坝破賊黨與焚蕩聚
落諭以威德木斗氣索以溱州地歸得五百里
為四砦九堡建南平軍朝廷議除本天章閣
待制　神宗曰熊本有文當遂典誥命除知制
誥判司農寺都水監丞范子淵勒鐵龍爪瓜河
謂可以濬河殺其勢計所濬退灘地為功文彥
博守北都言小臣興利欺罔　詔本行視坐附
會彥博報不以實分司西京元豐中知滁州復
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召拜工部侍郎會宜州蠻
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則溪洞酋長
請選將練土兵以代戍守益市馬以足騎兵宜
州遂無事初郭逵宣撫安南劉几以廣源郡建
為順州　朝廷以為不足守　詔給賜李乾德
疆畫未明而交人狃窺宣州之隙欲并取僕智
會勿陽地擣虛指歸化逐智會智會竄古江乞
師本道遣使問狀交人為歛兵乾德謝罪本請
賜以宿桑八洞木毛之地嶺表遂安石召為吏
部侍郎以疾乞補外除龍圖閣待制知洪州言

者謂本棄八洞為失謀奪一官徙知杭州又從
江寧府再知洪州未幾而卒有文集奏議共八
十卷

沈起字興宗明州鄞縣人也少力學本進士為
除州軍事推官監真州轉般倉起因父疾委官
歸侍為有司所劾法官論以私教而勸為人子
者邪釋之後為天平軍節度推官迁大理寺丞
知海門縣地卑溽海波至則冒民田舍為築隄
百里引江水灌田田益闢民相率以歸户口增
益除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臧私絓法無輕
重終身不迁起論其情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
著為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司領諸道水政
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賢良文
學高第給事宮省不宜專任宦官以論不合出
通判越州歲餘知蘄州徙楚州提點京東刑獄
改開封府判官出為湖南路轉運使凡毛羽筋
革舟楫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率以晦計
吏為姦費或陷蹤起計實取之所省什六七官
自與商賈交易而民不擾簿入有餘召為三司
鹽鐵副使兼直舍人院未幾遷集賢殿脩撰陝
西都轉運使夔州軍變將寇長安起率兵討平
之會韓絳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江寧府為三

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至其庭其著位與西夏
使人班起曰西夏陪臣不當與王人齒辭不就
列力爭遂升本朝使者班熙寧五年以天章
閣待制知桂州自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以
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交跡亦旅
拒廣西經略失於懐輯數致疑起妄意朝廷
有攻取之議因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
授以陳圖使歲時隸習繼命指使因督運鹽之
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
一切禁止於是交趾益貳大益兵丁謀入寇蘇
緘知邕州以書抵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互市
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遷議罷以劉彝代之徙
知潭州再閱月徙杭州交人大舉陷欽兼邕三
郡死者數十萬人起坐守桂日失備謫為郢州
團練副使會赦移温州卒年七十二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也幼沉重介特讀書必求
其義舉進士為邵武尉再調高郵簿移朐山令
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種藝平賦歛抑豪猾
扼游惰凡所以惠民无不至也類其事以為一
書名曰法範熙寧初擢京湖北路轉運判官留
為條例司屬官乃言更法非便旋罷權都水監
丞出為兩浙轉運判官奏課稱最迁直史館知

桂州交趾陷欽廉邕三州責為均州團練副使
隨州安置又改涪州徙襄州元祐初以都水以
都監丞召卒于道年七十著經中義百七十卷
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沈括字存中吳
興人也博覽古今於書無所不通本進士為楊
州司理參軍編校昭文館書籍熙寧間除太子
中允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迭集賢校理察訪
兩浙農田水利迁太常丞同脩起居注邊吏報
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為戰
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俱不
省一日括持筆立御前側神宗顧曰卿知藉
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
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
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復暇卹車乎　朝廷姑籍
其數而未取何傷　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
之紛紛也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巫臣教吳
子以車戰遂伯中國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
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
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推樸
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步蒙雨雪則跬步
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
兵間不可用耳　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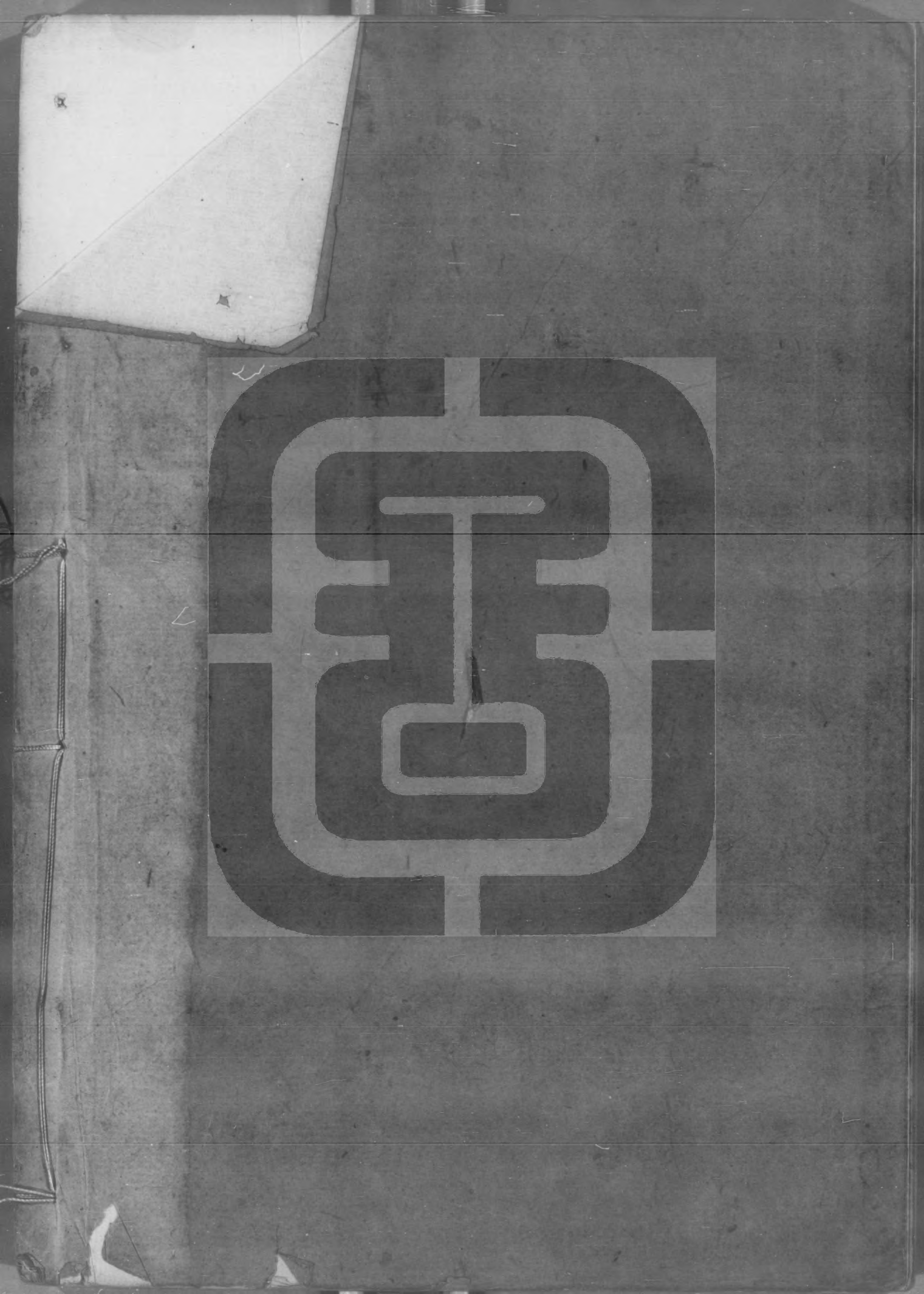
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未幾以右正知制誥察訪河北西路出使遼國使還以淮浙災傷為躰量安撫使權三司使迂翰林學士括詣宰相吳充陳說免役事謂可變法今輕役依舊輪差御史蔡確論括非其職而遽請變法括亦待罪求去確復言括詭求罷免有詔令二供職臣切惑為且括謂役法可變何不言之於檢正蔡訪之日而言之於翰林學士之時不言之於　陛下而言之於執政原括之意但欲依附大臣巧為身謀而已遂罷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復龍圖閣待制召還知審官院復以言者罷知青州尋知延州王師奔伐西夏种諤帥師入銀夏州而不能有明年括請城永樂命徐禧李舜舉計議邊事李稷主糧餉遂城永樂距銀州五十里米脂五十里城成賜名銀川砦既而賊二十萬重圍永樂城攻益急城陷於是漢番官二百三十人兵萬二千三百人皆没焉禧舜舉稷死之神宗以括始議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徙秀州復光祿卿分司南京以卒括嘗上熙寧奉元歷

編脩天下郡國圖著述頗多有春秋機括筆談
行於世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也熙寧初王安石行
新法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脩
撰經義禧以進士充檢討又上治兵策除鎮南
軍節度推官召對除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
御史裏行沂州劾李進謀反連宗室世居詔
中丞鄧綰知諫院范百祿與禧即御史臺雜治
有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常見世居妃康
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
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
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為至貴之祥及鞫世
居搜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
善百祿劾士寧以妖妄熒惑世居致不執禧奏
士寧遺康詩寔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為反因
臣不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禧故出之
以媚大臣　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丞旨參治
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禧進集賢校理檢正中
書禮房公事安石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
居父喪嘗貸華亭冨人錢五百萬買田不法
神宗遣禧雜治獄方具而禧除荆湖北路轉運
副使繒劾禧黨惠卿乞改付吏乃遣蹇周輔治

之會綰貶官安石罷相惠卿獄亦解召知諫院
尋差環慶路討議措置邊防事初陝西緣邊兵
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為軍每陳多以蕃部
為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然後出不分戰守
每一路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為調
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漢蕃兵團結分守戰
每五千人隨屯駐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
多言其不便神宗欲推其法於諸路遣禧往
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遣官措置涇原而渭帥蔡
延慶以為不可朝廷亦是之并難禧還慶法禧
歷疏涇原法疏略且言環慶法不可改　神宗
以禧為右正言直龍圖閣帥涇原以母憂去官
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
專為中丞改給事中　王師大舉伐西夏鄜延
帥沈括因請城永樂　詔禧與李舜舉往相其
事括總兵以從李稷主糧餉城成禧與舜舉括
俱還米脂砦明日賊數千騎趍新城禧亟往視
之或說禧曰本被　詔相城禦寇非戰也禧不
聽與舜稷俱行括獨守米脂比及永樂賊傾國
而至前將高永能請及賊未陳繫之禧曰爾何
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執刀自率士卒拒戰賊
衆不啻十倍分兵迭攻重圍既合官軍不利禧

汗流如雨賊逼門門閉城中乏水士卒渴死者
太半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絕賊攻益急城陷
禧與舜奉稷闔城俱沒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
官兵壘故還　神宗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
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軍在後已而果然　神
宗哀禧等死贈禧吏部尚書舜奉昭化軍節度
使並賜謚曰忠愍稷贈工部侍郎仍廕卹其家
舜舉內臣也累擢文思使文州刺史參議涇原
軍事五路出師無功　朝廷再議興使舜舉入
奏具京師老民困其言誠盡　神宗為之罷兵
迁嘉州團練使鄜延計議邊事稷始以父任為
將作監主簿後為成都府路茶事初蜀茶額歲
三十萬至稷加及五十萬及陸師閔代稷又加
為百萬稷以勞擢陝西轉運使以乏興降為判
官永樂之陷俱死舜舉且死望闕再拜曰願
陛下勿輕此賊至稷死乃云臣則千苦萬屈
語聞　神宗又為之一慟禧為人狂疎而有膽
氣好言兵呂惠卿以此力引之故不次驟用先
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　朝廷已而去
官沈括繼之遂請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
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武城下狼狽而
還陝西河東騷然困敝天下共望　朝廷息兵

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請城永樂神宗
遣禧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爲備寡謀輕敵以
至於敗自是神宗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
事無意西伐矣

東都事略卷第八十六

神宗圖書館藏